

## 老平度

### 崔保三



崔保三先生的近照。

我在山東省的地圖上尋找平度市，他說在青島附近。

我看到青島，一掃眼，果然有個平度市。

他，崔保三，山東省平度市人。

在他漂亮的紅色鐵皮屋頂的小房子裡，崔保三安靜恬然地說：「我老家家裡種地，家附近游擊隊很多，常常遇見，就參加了，跟著游擊隊跑。後來游擊隊被共產黨的八路軍打散，我就回家去，可是共產黨跑到家裡指我是反動派，要治我！為了活命，表示自己不是反動派，我只好參加八路軍。從平度一路向南走，到了浙江，在舟山群島之役我被國軍俘虜，帶到台灣，受了三個月訓，讓我認同國軍，部隊那時候在南部。」

他說話扼要又清楚，使我訝異。

「那時候是民國 38 年嗎？」我問。

「對。」

接著他說：「我那時候是青年軍 201 師 603 團。後來改編成 51 師 153 團，師長是張理夫（是哪三個字呀？）」

識字不多的崔保三完全以腦力來記憶這些事，這些數字！他補了一句：「張理夫是蔣夫人宋美齡的乾兒子。」

這樣的年歲，這樣的腦力，讓人驚詫呀！他說：「我民國 2 年 10 月 17 日生。」

照中國人的算法，93 歲了呢！

紅潤潤笑吟吟的臉，崔保三的表情裡總有一種童稚的直接，明白自己年歲

老大身體健康因之產生了一種放心，也知道自己錢夠用，家人順好，平平安安的日子裡毫無恐懼，他的穩穩然讓周邊的人心緒也穩穩然起來。

較諸一般隨軍來台的 16、7 歲的小兵，崔保三那時已 36 歲，在平度早已結婚生子。

「兒子現在 60 多歲，孫子孫女好多個。」

36 歲到台灣，一直在南部當兵，45 歲那年退役，先受訓，然後退輔會輔導就業。

「退役金四百多塊，還給了兩套衣服，一床單人被子。」

崔保三的山東腔咬字清楚，全無老人家的痰音，聲韻裡有著和他行動相等的平和，不疾不徐。

在宜蘭受訓之後，一批人被領著經過台中東勢往谷關走，到谷關，路不通，（啊那時，民國 48 年谷關便路不通！）他們在附近部隊搭伙，然後開始步行，到達見，「累得要命！」揹著小被子和簡單行李在公路車站睡了一夜，在達見花了 4、5 塊錢吃了一碗麵，繼續走，走到梨山，吃碗豆腐湯、啃了饅頭，福壽山農場場部的車子去接，「就這樣上福壽山農場上來了！」（連近 50 年前的食物都記得呀！）

「從此就開始種水果了嗎？」我問。

老保三突然笑了，並且笑容曖昧，有些促狹的味道說：「什麼呀！都是光地，除了幾棵試種出來的果樹，全是荒地茅草，幾間鐵皮房、木板房、茅草房頂，也沒什麼像樣的建築，被騙啦！」

我們一大伙人都促狹地笑起來，那個年頭的一些說不清楚的事，如今也只能一笑。

「本來以為已經滿山果子了！結果是要先挖草，連根挖，然後燒掉，挖石頭，扔到一邊去，用鋤頭人力開地，一開好幾年。」

崔保三仍然開朗地笑，紅嘴唇一直把快樂送出來。

對呀！不開地怎麼種果子？

## 蔬菜

剛開始用開好的地種菜，想先種點自己吃，用燒掉的草灰做肥料，結果菜都種不活，全死掉了，原來是泥土酸性太強了，後來在泥土裡撒石灰，讓酸鹼中和，這才勉強長出白蘿蔔。

崔保三民國 48 年 4 月 16 日到福壽山農場報到，那時福壽山農場還在草創時期。

以前的農復會（中國農業復興聯合委員會，民國 37 至 38 年）在民國 43 年根據政府決策，委託中興大學前身省立台中農學院園藝系師生，用兩個暑假完成「中央山脈中部高山暨東西橫貫公路主支線園藝資源調查」，調查報告中建議政府於山地發展溫帶性農牧事業。民國 46 年，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這份報告為依據，展開工作行動。先由療養大隊待退士官兵中選出 100 人攜帶三天乾糧由谷關步行向全未開發的高山邁去，那時得鑽茅草，砍樹枝，闢出小徑讓一行人通過，第一夜宿佳陽部落後山草叢，第二夜宿梨山山麓好漢坡，到第三天上午 10 點，找到了有水源的一片廣大草生地，便決定「就是這裡！」全員留下決定墾荒拓土。這大片草生地便是如今的福壽山農場。

其實最初早的這 100 名好漢都是選自療養大隊，兵員都是因病因傷而療養了一段時間，身體雖然復元但不適合再在軍中服務，可他們到空氣好的山上一方面有助健康，一方面做墾殖工作，不須趕時間，不須另謀活計解決了生存問題。



崔保三先生說明當年生活的情形。

這 100 人分成五組，每 20 人聚合在一處荒地，先砍茅草理出平地來搭蓋茅草屋，並且野地做炊，無中生有地便駐留了下來。這五組好漢居住的地方後來再建屋墾地範圍增大，並有人娶妻生子，儼然有了家、莊的味道，便各自取了歷史上的朝代名，稱之周莊、漢莊、唐莊、宋莊、明莊，有房有田，農莊有

了遠景。

### 吃得窮困卻吃得營養

崔保三到達福壽山農場時，農場才開墾了兩年而已，他住進了宋莊。

「那時真是苦啊！」

沒有薪水，沒有錢，每天早起先拿鋤頭挖地，然後才能回莊吃早飯，剛開始吃雜糧，糙米、麥片煮一大鍋，鹽水泡飯或是配給的黃豆、蘿蔔乾就飯，吃完繼續挖地，然後再吃雜糧飯，再吃黃豆，再吃蘿蔔乾……，再挖地，挖地，挖地……，一年，一年，一年……。

他們沒有想到，幾十年後的今天，糙米、麥片都成了營養食物，他們那時吃得窮困，卻不小心吃了最營養的東西，維繫了身體的健康。

太苦了，日子又太單調，沒有電，沒有一切可以稍稍享受的東西，許多人習慣，走了，崔保三想想自己沒有朋友，不會台語，40多歲的人別處也不好找工作，不留下來怎麼辦？繼續挖地吧！挖地，挖地，挖地……。

印象深刻的，那時的退輔會主任委員蔣經國常常會上山去探望這些開墾的好漢，去時會帶許多雞、肉去給大家加菜，同來的許多退輔會工作人員都很喜歡農場自製的蘿蔔乾，黃豆也覺美味，崔保三說：「他們說好吃，我們就大著膽子大口吃雞肉和紅燒肉，讓他們吃黃豆、蘿蔔乾。」

崔保三50幾歲時，終於明白沒有希望回大陸去，經過莊裡人介紹，他結了婚，妻子比他小16歲，結婚時帶了一個兒子來，崔保三婚前便將話說清楚了，他對她說：「一定要讓孩子讀書，絕不騙妳，我沒錢的話借錢也要讓孩子讀書。」

當時讀國中的這個兒子後來讀到台中新民商工，沒有考上大學，便工作去了，父子感情很不錯，只是很遺憾，兒子48歲那一年肝癌過世。那時崔保三人在大陸老家，簽了三個月簽證，但才一個多月就趕回來，想見兒子最後一面，終於還是沒有來得及。

從小看著他長大，培植他唸到商工畢業，兒子的早逝讓崔保三夫婦傷痛了

許久，雖是舊事，老人的臉仍然黯淡，也靜默了好一會兒。

## 兒子

但他和妻子所生的兒子卻讓他紅紅的臉又升起快樂的光，這個兒子 30 多歲了，目前在台北工作，「中山醫學院畢業的，後來又唸了成功大學藥學研究所。」哇！我真是嚇了一跳！真是個會讀書的兒子呢！崔保三說：「一年學費十幾萬！吃喝還不算！」他曾經在福壽山農場場部十多年，自己的田地忙完就去場部給果樹上肥料、打藥、採收、包裝。這樣一天忙累下來有 800 元收入，那時崔保三三餐都趕回家自己燒飯吃，「因為場部會貼 100 塊錢伙食費。」這個父親就是這樣把兒子送進大學、研究所又送出大學、研究所的，風裡雨裡太陽裡，那時他已是 70 多歲的人了！

福壽山農場地跨台中與南投兩個縣，但這個海拔 2200 公尺的農場，當時的大梨山地區只有國小沒有國中，所有的孩子讀國中時，若非寄居親戚家便是夫妻得分居二處，父親留在山上墾殖，母親帶著孩子到台中縣境內讀書居家去。崔保三在台中縣太平鄉便另置了房子，目前妻子和去世兒子的媳婦及三個孫女住在那邊，老人則一直住居他屬於宋莊的家。兒子很孝順，周休二日會由台北回台中家裡，崔保三又笑了，「他女朋友住台中。」老人的笑裡有豁達，完全不以為兒子趕回台中看女友他會有什麼不開心，他說：「父親節他還請老



崔保三先生所居住的環境。

爸爸在館子裡吃了一頓，全家花了幾千塊！」說著秀出兒子女友送的父親節禮物，一支飛利浦的電鬍刀。忽然，老人又拿出一支電鬍刀，造型極炫的，欣喜地說：「這是兒媳婦送的，我一直用這一支。」

老人和子女相處很好，竅門是什麼？崔保三說：「不要管小孩！」

不論哪個兒子，哪個媳婦，哪個孫子女，他一律不去嘮叨，他認為看不慣的事很多，可是自己和下一代或下一代一定有距離，想法根本上不同，

如果要管會傷感情，不高興就不要看，「眼不見心不煩」，真豁達呀！

### 老了有飯吃就算享受了

崔保三自己在宋莊有8分多地，目前租給包商耕種，地就在住屋前面，而住屋就在場部前面。種蘋果種梨的日子已經離開他很久遠了！現在每日裡他四點半、五點鐘左右起床，中午不午睡，晚上看完電視劇大約九點多睡覺。他笑咪咪地說：「老了有飯吃就好了，算享受了。」他每天抽不到一包新樂園（哇！有人知道這個「品牌」的香菸嗎？），紅標米酒早幾年就戒了。早餐一杯奶粉加養生麥粉，午晚餐吃青菜，「肉只吃薄薄的」，但手勁還是有的，所以自己包包子、包餃子、做花捲。和麵揉麵「都還行」，崔保三說。餃子一包一百多個，冰箱凍起來，高麗菜五花肉的餡子，每次能吃十來個！

看他的居家環境，可以說相當的乾淨，「過一陣子就會有一點灰塵，」所以老人自己抹地！（自己抹地！）廚房裡鍋子水壺們也都亮晶晶，用了幾十年的鋤頭也仍然直挺挺地倚牆站立，生活裡的變化是下山到台中家裡和家人聚聚。回山東平度老家更是由四年一次改成兩年一次。崔保三信心滿滿地說：「我一個人住，場部會照顧我，租地的包商住緊隔壁，也會照顧我。」「年紀大了，不知哪天就死掉了。」說這些話時全然沒有激動的情緒，依舊笑紋紋，依舊不疾不徐。好像這一生的離家和辛苦都已是淡之又淡的記憶。

我們離開他的小屋時，他一再講若再來「一定要來坐坐」。我說：「好，下次來吃你包的餃子。」老人開心的笑出了整齊而沒有假牙的牙齒，紅潤少皺紋的臉上，連老人斑都透顯了快樂。

我相信他是快樂的，信奉著「老了有飯吃就好了，算享受了。」的說法，崔保三一定能獲得福壽山農場場部為他做一百歲大壽的喜樂！

崔保三伯伯，加油！

# 壯碩的小蘋果

## 張富奎之妻張梁英



張富奎之妻張梁英女士正在摘採蘋果。

為行駛田邊小徑而設計的農用搬運機正行駛於山區僅兩公尺寬的產業道路，

粗鋪的水泥路面讓搬運機的凸突輪胎止不住地彈跳，滑稽地，半蹲半坐在搬運機上的我，承受著沒有避震設計的顛簸，也擔心會不會掉落到車下或山下去！

是好心的鄰人載我們到山高處的張家工寮，張梁英正在她家的蘋果園裡摘蘋果。

### 梨山上種蘋果的反共義士

我以為會看到電影上成群工人摘果的壯觀景象，料不到只有張梁英一個人，「颱風要來了，早早就出來搶摘了！」張梁英說。

兒子上班去了，女兒又遠嫁，自植的蘋果當然自己來摘，小個子的張梁英口中招呼著，人卻依然在結實纍纍的艷紅蘋果群中，看不到她的臉，只看到一雙手懷抱著三個、四個、五個、六個蘋果放入地上的塑膠籃中，再看到一個、兩個、三個、四個……蘋果被手臂擁著，放入地上的塑膠籃中，一個塑膠籃可以置放 30 幾斤蘋果，等放滿兩籃便以桿挑起，挑回工寮，暫時儲放工寮裡平安避開颱風，風和雨可以像呼巴掌一樣，把蘋果打得滿地，讓血本無歸！張梁英八月天摘下的是名喚「秋香」的小蘋果，甜、酸、脆得迷人的滋味，倒很像用盆水潑唐伯虎後嫣然一笑的秋香的感覺，甜酸脆得發辣！讓人連著皮一口又一口，吃得住不了嘴！

張家的秋香比一般的秋香個頭略大，問梁英有沒有祕訣？她認真地思索，結論：「就是用心的照顧啊！」表情裡有得意和感恩。

梁英是張富奎的妻子，她一聽是採訪，立刻表示：「要寫張梁英噢！不要

只寫梁英。」

張富奎，綏遠歸綏人，身分證上民國 15 年生，今年照中國人的算法是 80 歲了，不過在以前的那個年代，入伍當兵時有人會在別人慫恿下早報出生年份，可以早些退伍，像張富奎實際上多報 13 年，差距那樣多只為可以快快退伍，早一些過有希望的生活！

張富奎中風已經八年，目前雖然遲緩但還能行動，梁英說丈夫中風前身體極佳，而在中風後臥床的困難時期，都是靠一家人團結、同心、辛苦走過的！「不然那時候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梁英如此表示。

張富奎也是民國 43 年自韓國來歸的反共義士，到台灣時才 15 歲。他先是在軍中服役，民國 59 年退役時一直在斟酌長住的地方，基隆很好，但常下雨又太潮溼，嘉義也很好，可又太熱了！如果氣候和老家歸綏有一點相近就好了！

他選擇了梨山。梨山海拔達兩千公尺，冬寒夏涼。梨山又離原服務的地方遠，總是借錢不還的朋友們不容易來。

初到梨山的福壽山農場，日日用鋤頭挖石頭，除草，完全以人力手工開墾，這個會寫毛筆字的人安慰自己：「拿鋤頭是拿大筆啊！」他就這樣拿著大筆寫出了滿園蘋果和滿園水梨。

人們都稱讚張富奎在中風前是個極勤勞的人，做事認真，待人誠懇，不在意所謂「勞苦」，譬如以前交通不便，他竟然能夠在過年時步行到台中東勢去辦年貨，然後再挑著年貨走路回福壽山，這樣子走要走一天半！

### 新娘子要求訂婚喜餅要讓自己吃個夠

而張富奎的待人誠懇竟然替他牽成了姻緣！

梁英是南投草屯人，20 歲的時候在工廠做工，當時是挺多男孩的追求對象，不過梁英這小姑娘卻嫌人家膚淺，完全無動於衷。一天，有個人借住到她家，這人是來草屯相親的，他帶了禮物送給相親的對象，也帶了禮物送給借住

的梁家，梁英覺得這個人真是難得的有情有義呀！小姑娘一些也不害羞地對家人說：「看他相親會不會成功，如果不成功，我嫁他！」

噫！真是有些嚇到人呢！

結果，老天將他留給了梁英。那人相親居然失敗了。

梁英嫁給了那個人，那個人就是張富奎。

張富奎長梁英16歲。梁英對張富奎開出的結婚條件：一、聘金象徵性即可。二、禮餅她要吃個夠，不要這裡那裡省著送，然後弄得自己沒得吃。

真是有趣的結婚條件呀！

張富奎並不因象徵性而真的象徵性，他仍然包了5萬2000元的大紅包，這些錢梁英說：「有用來買結婚的衣服啦！」媽媽並沒拿多少這聘金！而餅，訂婚的喜餅做了幾百個，梁英至今談起還喜氣洋溢，她說：「我足足吃了一個月！」吃得開心得不得了！



工寮中剛收成的蘋果。

真是個可愛的女孩啊！有這樣真而不造作的個性，使得至今年紀也不算年輕的她，依然滿身都有快樂又奔放的氣息！

梁英說丈夫待她好，不論回娘家或外出任何地方都讓她自由的去，並不干涉她。

用錢更是隨她的意！以前她在家帶孩子他在外工作，賺的錢都放抽屜裡，要用就拿，也不限定梁英每月可用的用度。後來兩人在忙自己的田之外也都出

去做工，替人挖地整地，種菜割菜挑菜，也打藥施肥，總之努力的做，賺辛苦錢。梁英說：「他做他的工，我做我的工，我們各做各的工，不過他的工錢會給我。」

這個男人從來不打孩子，也不重男輕女，兒子女兒一樣寶貝，不論在外面怎樣忙過累過，孩子說一句「好想吃水餃」，這爸爸立時到十幾分鐘車程的梨山去買肉，一買買好多，回家就和麵包餃子了。他麵食都做得好，包子、饅頭、烤餅……而自己很省，凡孩子吃剩的他都吃下肚去，梁英笑說：「他都吃了狗都沒得吃了！」

### 不離不棄的夫妻情

日子這樣過，遇到自己在福壽山蓋了房子，那房子是用手工蓋的，木頭、鐵皮，30坪，直住到現在。

福壽山上家家幾乎平地都另有房子，給孩子讀書用的，因為福壽山一帶沒有國中，近年可在和平國中住校讀國中，以前只能在平地買房讀書。張家則在梁英娘家草屯買了房，苦這樣久竟然也能買兩棟屋，夫婦倆想想也安慰。更往前想，張富奎曾說以前當兵時的苦更苦，「薪水買衛生紙都不夠！」現在的軍人算得「大富」了！

張富奎不打牌不喝酒，「只抽一點小菸」梁英這麼說。對於這個自己挑的丈夫她真的沒有得說，兩人後來開玩笑，梁英說自己是帶了便當去梨山的，怎麼講？「梨山那麼遠，萬一他不要我我吃什麼？所以要帶便當去！」

兩人感情怎樣好法？

張富奎中風後依例可送到榮民醫院或榮民之家靜養，梁英興致勃勃去探看，覺得在那裡不可能有自己在家照顧來得好，可是自己在家照顧，誰照顧作物？田裡的事夠多了，怎麼辦？梁英思索再三，毅然決定有些田放租給別人，自己只留少部分地種高麗菜，大部分地種蘋果、梨。蘋果、梨無需天天照顧，那麼就天天照顧丈夫吧！

中風後的張富奎仍能洗洗碗或用快鍋燒個飯，梁英覺得他吃力，她不願意，以前的苦夠折磨他了，現在動作那樣艱難才洗一個碗，不要吧！不想他太累！何況，張富奎中風之後又得過直腸癌，開刀、化療、電療，受罪極了，「何必去燒飯洗碗！」梁英說得理直氣壯！

梁英會替張富奎剪手指甲、腳趾甲，但男人仍常自己剪，手勁不對，有時



一個塑膠籃可以裝 30 多斤。

剪得流血，讓她看了哇哇叫！不過看到張富奎用剪刀自己去剪餅乾盒子，又覺這男人像個孩子般可愛！事實上經過中風的腦子傷害，張富奎某些地方有些回到以前，確實像個孩子，尤其鬧起脾氣是必得哄上一哄的，梁英

到田裡去，留丈夫一人在家看電視，告訴他：「肉和雞都切得細細的，不會咬不動，一定要吃，不要亂走，你跑到外面去如果掉到山坡下去了，我摸不到你。」

### 沒有人可以求就求自己

梁英由著女兒想方法打聽，買到了極好的美國的營養劑，可以補充體力提升免疫能力的！哄著逼著丈夫吃，效果好到讓她笑，「只要營養夠，身體就能健康起來！」她真的是生出了希望生出了信心！

問梁英，男人因為直腸癌，排泄有時都無法自理，她不嫌麼？梁英說：「他

一個人啊！他唯一的親戚就是我啊！女兒啊，兒子啊！我們不管他誰管他？」

她也曾認真地對他說：「我眼睛沒有閉我就會照顧你，可是你要是走了，我生病時誰關心我？你一定要好好的啊！」說著，他就流眼淚了。他的腦子雖有些短路，但他懂得她的情意。

常時兒子、女兒、女婿會開車帶老夫婦倆出去玩，四處走，他們十分開心。梁英說：「經過九二一地震，經過七二大水災，又經過丈夫那樣重的兩次病，我都會想：沒有人可以求就求自己，活得下去就活，活不下去就走了。想開點。」

噫！真是不像小個子女人說的話！這話磅礴！

回到台北，我電話問梁英：蘋果搶摘得如何了？她說：「今天已經賣掉500斤了！工寮裡還有400多斤！明天繼續摘！」

一個塑膠籃可以裝30多斤，她摘了20多籃呢！明天颱風若沒來或不強，她一定又是天不亮就出門。隔著電話線，我幾乎可以感受到，電話那一頭是一個壯碩高大的女巨人哪！

梁英噢，不，張梁英：老天和你自己都知道妳一定會漂漂亮亮地活下去的！一定的！

一定的！

一定的！

# 有這樣的一個人

## 楊光武



楊光武先生的近照。

有這樣的一個人，他在民國 19 年誕生於四川省安岳縣，啊，他的身分證上

記錄的出生年分是民國 25 年。以前的歲月，人們有各種原因將生年報早讓年齡變大；將生年報晚讓年齡變小。而這個人的身分證是別人替他辦的，因為不知道他的生年，覺得他「差不多」是民國 25 年生的，身分證便有了此生年。

這個人幼時家中無田、無地，就是一個窮字，小時候得常常到田裡撿人家挖過、剩下的地瓜仔，因為窮，全家總是東遷西搬。一天，這個小孩在街上撿狗糞（那是要聚集了賣人家做肥料的），正好遇到一個穿軍服的連長，連長帶著新兵在路上行走，看到小孩，問：「要不要到人家家裡做小孩啊？」（這種話現代人會聽不懂吧？）沒有飯吃而有人肯收留，太好、太好了！這小孩隨連長去了連長家，便在沒有小孩的連長太太身邊做了人家的小孩，待遇當然不錯！有了飯吃，有了衣穿。

小孩在連長家過了一段無憂的日子！後來漸漸地長大，便隨連長到軍中。民國 34 年軍中有「遣」字和「餘」字兩種編制，「遣」者遣散，各自回鄉或各自散去；「餘」則留在軍中，這大約是抗日勝利後解決軍人過多的方法吧！15 歲的小孩被留下了。

他先是做掃地和端洗臉水的工作，可是連長還是挺疼惜他、為他著想，於是把他編到軍樂隊去。一開始在 41 軍軍樂隊做小喇叭手，後來加入川鄂邊區司令部軍樂隊。民國 38 年在四川成都的小孩 19 歲了，已被當成大人了，他記得很清楚，12 月 28 日他被中國共產黨俘虜，抓去加入別的樂隊，共產黨稱之為「文工隊」，然後經過山西到河南，再到河北，當時這個文工隊規模挺大的，

有三十多人，鼓、號各種樂器都有，就這樣做了一年的共產黨。

這個小孩，這個人名字叫做楊光武。

楊光武於民國 39 年竟然去了韓國。

啊，在這裡要談一談韓戰。

韓國一直以來都有南北韓的問題，小規模的內戰及理念不合的問題頗大，南韓行民主制，當時的總統是李承晚；北韓行共產制，當時的領導人是金日成。民國 38 年，某個原因，金日成赴蘇聯訪問，當面向蘇聯總理史達林要求援助，史達林應允的援助方式是轉向要求中國共產黨援助北韓，援助什麼呢？民國 39 年謎底揭曉——韓戰爆發，北韓原就比南韓強勢，有了援助，急急發動戰爭，北韓希望藉助戰爭將南韓「解決」，完成統一。此時中共的援助來了，由彭德懷帶領的中共「抗美援朝志願軍」，渡過鴨綠江攻向南韓，人數嘛？180 萬人！

什麼是「抗美援朝」？

「美」是美國，「朝」是韓國舊稱「朝鮮」。

慢慢，美國並沒有參加韓戰，一如蘇聯，蘇聯從來都沒有參加韓戰。

美國是透過聯合國派兵，因此聯合國軍隊中有美國軍隊，而蘇聯倒是沒有出兵，他只是「要求」中共派兵參與韓戰。這個，這個……

韓戰在民國 42 年在板門店和談後結束。以北緯 38 度線來區隔南北韓的國土。

三年戰爭共死亡 400 萬人左右。流離失所的南韓、北韓人大約也是 400 萬人。另外，傷者無數。美軍死亡數萬人（都屬於聯合國部隊）。

啊，這要說明，中共的「抗美援朝志願軍」死亡約半數，那便是 90 萬人左右！

為了別人的國家而犧牲自己的軍人，這件事「說法」紛紜。一說，當時中國大陸人口過多，糧食嚴重不足，犧牲軍人其實是拯救其他的人有飯吃。另一

種說法，是說民國 38 年，中共俘虜、收留許多國民黨的降將降兵，為了怕日後「難帶領」也說「帶罪立功」，便將這些軍人列入「志願軍」，戰死不足惜，以絕後患。還有一說，既然作戰危險，何不將八路軍中現有的病號、受傷的軍人送去作戰？因此這一批「志願軍」也被稱為「砲灰」。



楊光武先生胸口當年所刺畫中華民國國旗。

未戰死的 90 萬人中，許多人也瞭解回中國後未必有好日子，於是口耳相傳，相繼有 1 萬 4000 人決定向聯合國軍隊投誠，他們說「不願回中國，要去台灣」。這些人同時以縫衣針在胸口、胳臂刺畫中華民國國旗、中國地圖、台灣地圖、「反共抗俄」、「反攻大陸」、「中華民國萬歲」等圖、文，並且用藍色鋼筆墨水塗染，表明心意。

民國 43 年，韓戰結束的次年 1 月 23 日，這 1 萬 4000 人來到台灣，稱為「回到祖國的反共義士」，於是台灣有了「一二三自由日」。這 1 萬 4000 人且

被稱為證明中共不人道的「證人」。

楊光武便是由河北而安東，再渡過鴨綠江到韓國的「抗美援朝志願軍」，民國 39 年 2 月到韓國，3 月便被俘，在聯合國戰俘營中住了三年，實際上並沒有「打仗」！民國 43 年楊光武是 1 萬 4000 人中的一員。（三年戰俘營啊！）

他做國民黨軍人被共產黨俘虜；做共產黨軍人又被聯合國俘虜。到台灣後先到新竹受訓（去除腦子裡的共產黨思想！）後來去做工兵，在新竹、桃園一帶築飛機場、架設橋樑，還不到一年咧，楊光武突然生病了。

他的頸部長了腫瘤。

由民國 45 年到民國 50 年，楊光武有五年的時間在軍中醫院裡。醫生原以為沒有希望，一年又一年地，楊光武竟有了起色。頸部腫瘤傷口極大，發炎潰爛，等到治好傷口已經不成樣，於是由患者雙臂取皮植皮，就這樣折騰了五年！頸和臂疤痕累累。

病好，楊光武回歸軍中，進入 26 師，到了金門。民國 52 年他退役了，「那天是 3 月 8 日，由金門出坐二二一兵艦到台灣，路上被共軍三、四艘魚雷快艇追。」這當然嚇壞了！簡直不知道是怎樣到高雄的！

民國 52 年，這個人終於在福壽山農場安頓下來了。

當年福壽山的大部分地區仍是雜樹和茅草，鋸樹、砍草、挖石頭，整地整了好些年，糙米煮麥片的飯加上青菜、黃豆、蘿蔔乾，但終於開始有收入了。果樹愈種愈好，收入有個樣子了，41 歲那年，經人介紹和嘉義朴子的 20 歲女孩結婚，民國 60 年結婚，民國 61 年長子出生。楊光武說：「老大生時請了產婆，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在家生的，山上不方便，乾脆自己生。」於是妻子肚子痛極時，丈夫去燒水，鄰居太太來給剪臍帶、洗澡。這個人啊！什麼都和別人不一樣！

果樹的收成讓楊光武終於嘗到「有錢」的滋味，有錢如何過日？假日帶太太到城裡玩玩吃吃買買，給小孩享受各種玩具，山上農場邊的房子改建，山下買大間的房子增值，可是錢還是一直不斷地在存摺裡增加。

過日子，不能天天下山去玩；在家裡嘛，喝點酒，吃點好的，打個小牌……漸漸地，抽好菸，喝洋酒，打牌變質成賭錢，既使有錢也不能賭輸，輸，是一定要翻本，天天玩牌，時時玩牌，夫妻兩人都愛牌。

家中四個小孩沒人管，在學校，連國語都學不好，全家只楊光武一人說四川話，其他一片台語聲，反正也講得通，聽得懂。但孩子的功課都談不上進度，夫妻倆顧果園、又要顧牌局，有時宿醉難醒，也不知孩子們在做什麼，等終於發現孩子不對勁，楊光武發狠戒了賭，但妻子不肯，爭吵又爭吵，結果妻子動

了氣，戒賭有什麼難？說戒就戒，為了明志，妻子拿菜刀剁掉一根摸牌的手指，這決心確實堅定！但，妻子還是用剁掉的傷指繼續賭錢，一點都不是坊間的玩笑，她真的剁了手指，也真的以剁掉的傷指繼續在牌桌上游藝。

曾經度過那樣艱困的歲月，貧、苦、沒有飯吃，後來雖然好一點，但永遠不順，沒有人關心、沒有人愛，楊光武和妻子感情是好的，他們彼此知道對方對自己的好。但妻子在民國 90 年因不明癌症過世了，得年才 50 歲。

孩子好逸惡勞，吸膠，學壞，不見蹤影，孩子年齡漸長，問題卻愈嚴重，四個孩子中老三開大卡車，婚姻、家庭、生活、性情都穩定，這是楊光武比較



楊光武先生說明當年的生活。

安慰的。另外女兒也生了一個女孩，楊光武甚愛這身體不是很硬朗的小外孫女，只要一提及，苦澀乾枯的臉上便揚起了光，那光溫而柔亮，讓人動容。

對楊光武來說，好日子已經過完，妻子走了四年，他說：「我每天都喊她的名字，和她說話，告訴她收成啊，孫女多可愛

啊！……」而孩子俱已成人，他卻依著中國的舊觀念，依然養著孩子。楊光武如今竟然還欠下了一些債務，身體也愈來愈不好，說不出來什麼問題，身上總是這裡、那裡不舒服，「反正，什麼都不去想囉！」

現在他有四分多地種高麗菜，半分多地種蘋果，另一小部分地包租給別人做，「日子不好過喲！」四川腔說起這樣的句子似乎更讓人覺得感傷。

「還好啦！菜一種下地買菜的人就會先下訂金，先給一半的錢，尾款等砍

菜的時候算，如果遇到天災或是菜價變動都有另外的補貼，還不錯。」楊光武又說。

人是彈性的動物，非常能夠適應環境，經濟狀況好時花錢花得痛快，不寬裕了日子也一樣捱得過。

「現在是拚命做的命囉！」駕著自己的農用搬運機，楊光武仍來去一陣風，如同他以前有錢時揹著美樂達照相機四處獵影一樣的威風。

作別楊光武，看他在田裡給新種的高麗菜灑水，不能想像這個人曾經歷這樣多人生的折磨苦痛，看著他小又朽舊的房子，陪同採訪的

福壽山農場的一位余先生突然說：「有一年他的房子被雷打到，房子起火燒了一間！」什麼？什麼？楊光武的房子？啊呀！這個人！

這個人，真是什麼磨難都能捱到邊啊！

楊光武，這個堅韌不折的苦靈魂啊！



楊光武先生與妻兒的合照。

# 網路商店與大雨靴

## 喻嘉璧



大雨靴喻嘉璧。

他的山地葡萄曾是網路銷售第一名，但在棚架邊他指著葡萄告訴我們，葡萄生病了，今年不可能有好收成，滿棚架葡萄葉都枯鏽了，是好很大的損失呢！但他沒有怨，也不多說……

電腦裡，「鮮貨來國產水果」的網站標著「網路商店」，它直銷梨山地區各種農產品，諸如水蜜桃、雪梨、蜜李、葡萄……，並且提供觀光導遊和民宿仲介。如何直銷？「鮮貨來」網站站長喻嘉璧告訴我：「宅急便！」

目前梨山地區宅配方式快遞水果的農家農場頗多，但以網路商店形式經營的倒少見。喻嘉璧是民國 88 年九二一地震的受災戶，九二一之後他苦思生存之道，想出了架設網站直銷水果的點子。看到網站上顧客與「鮮貨來」站長的留言如：「給我水蜜桃，其餘免談」就知道彼此之間的互動多麼好了！

老主顧多，將網路直銷維持了下來，但當初網站可是設立了三年才做了「一箱」生意，其中滋味可沒有水蜜桃和蘋果那樣甜好！

喻嘉璧是福壽山農場榮民第二代，也是延續父親的農場耕種身體力行的第二代。

49 年次的喻嘉璧今年剛好 45 歲，初次見面他蹬一雙大雨靴，「打藥打了一半」他說。正是農家給果樹噴打農藥的時候，趁著休息時間急急趕來，採訪未完便急急走了，仍說了那句「打藥打了一半」。後來明白，他是個一心掛著工作的人，工作沒有做完心便不安。

第二次見面喻嘉璧仍是一雙大雨靴，可兩次的印象都覺這人不是很像農人，說話簡潔有條理，近視鏡片下的眼睛透顯出一股文氣。問他，網路直銷與

一般銷售最大的不同是什麼？他仔仔細細地向我說了分明：

傳統水果銷售採取的是「寄行」的方式，會被抽取 10% 的行仲費，果農將水果交給批購的人便沒事了，但事實上有幾件事是果農心生掛礙的，譬如果農對售價無權過問，平價銷出的水果可能在高級的水果店甚至小小的水果攤以天價賣出，果農不安、不樂，消費者也買貴了，果農與消費者都沒有享受到好處，肥了轉手的中間商。採取網站銷售之後喻嘉璧自產自銷，自己種的水果自己在網站上賣，然後用宅配「產地直送」，每盒果盒裡都放 DM，客人會依 DM 再上網來買，生生不息。現在喻嘉璧的「鮮貨來」幾乎都靠網站宅配了。自產自銷的水果品質與價格當然合理又可靠，賣方買方皆大歡喜。

在福壽山農場長大，度過鄉野童年，中學、工專和服兵役時暫離。喻嘉璧小時就知道父親原有一甲多地，父親每天持鋤頭和十字鋤與耕作小組一同下田開墾，在周莊、漢莊、唐莊、宋莊、明莊中，喻父的耕作小組屬於漢莊，大家共莊共墾，同吃大鍋飯也輪流烹煮同享並不豐盛的菜餚，那時雖只是挖地而未種植，但有希望。

喻嘉璧的父親喻海清，民國 3 年出生，四川有廬人，民國 77 年 74 歲時過世。

喻海清少年時在四川家鄉遭逢匪亂，13 歲時便因家毀流落街頭，某一日，他在街頭漫走，遇到國軍部隊，便這樣被軍隊收留了，在軍隊裡這個連槍都扛不動的少年只能做些打雜的事，隨著給他飯吃的再生父母奔走、成長。38 年隨部隊到台灣，在軍中後來升到下士。

喻下士退役之後在彰化員林火車站修鐵路，後來知道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徵求開闢橫貫公路的工人，便去應徵。這位開闢橫貫公路的功臣退下來之後到了福壽山農場。

喻嘉璧娓娓訴說著父親生前種種，說來容易，其實當年的苦，如今已很難理解。

喻海清後來在住屋旁試著種些菜和馬鈴薯，並且養豬，日子清苦，心情卻愉快。喻嘉璧的母親是竹山人，也去世多年，父母俱不識字，但喻嘉璧可是唸工專的，他說只要與讀書有關，父親二話不說立即拿出錢來！唸五專時的花費驚人，父親也全無異議。

喻海清和一般中國父母相同，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喻嘉璧也因此一直努力讀書，他在工專畢業兵役完成後回到福壽山農場正式與父親一起並肩工作。不過喻嘉璧在服兵役時學會了電腦，而且最後還成為資訊教官，因此也讓他會生出架設網站宅急便直銷的點子。目前喻嘉璧是梨山國小附設成人電腦班的老師，也是梨山社區大學電腦班的老師，教學生認識電腦，繼而做網站，溫書，記帳……

喻嘉璧在父親過世後全然挑起父親遺下的擔子，農地雖小仍辛苦，讓當年二十幾歲的他挺起胸來接受。

喻家現在的果園及農地有多大？

一切又都要細說從頭。

榮民在田地裡耕作，最初土地屬於國有地，由政府完全免費提供，耕種



喻嘉璧與他的果園。

所得的農作物完全屬於榮民。時間久了略有收入，榮民們開始一個個結婚，結婚後有了分地的辦法。到民國 83 年制訂土地放領政策，在平地耕作的榮民可受領較多的耕地，在山地耕作的榮民則受領較少的耕地，原因是平地只能種稻米，收入較差，所以受領土地多

些，而山地種水果和高經濟蔬菜作物，收入較好，因此受領土地就少一些。當時福壽山農場每名榮民場員有家眷的配耕七分半地（0.75 公頃），單身未婚的

則配耕五分地（0.5 公頃），還有無息貸款做更進一步的協助，倒是計畫周到。當然也可能當時的測量土地不夠標準，或有稍多稍少的狀況，這些忠厚的榮民也不以為意，領了地放心又開心地耕種，只希望有好收成，只一心地付出自己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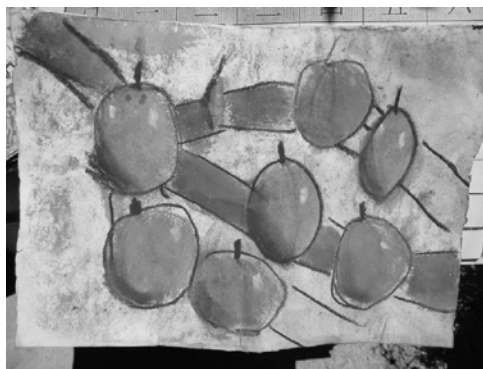
另一個支撐榮民在果園農地裡拼的力量是國家、領袖，那時全體榮民都幾乎是百分百的愛國，剛開始靜心等待反攻大陸，認為自己種出好收成可以幫助國家爭取外匯甚至買槍買砲，後來也知道反攻無望，但也能明白地盡自己的本分，因之，那時對長官到工作地巡行的事幾乎變成終生不忘的回憶！

一方面是父親生前提及，一方面是自幼的印象，喻嘉璧談到；不論是父親在橫貫公路築路時期或是福壽山農場的初開墾時期，老蔣總統和當時任退輔會主任委員的經國先生都常常到山區探視，探視工程的進度也探視工作人員的辛勞。有時天下大雨，蔣公或經國先生都戴著斗笠吃飯，因為他們和農場榮民在工寮一起吃飯，而工寮漏雨……。

因為自小悠遊於青山、田壟、溪河、果園之中，喻嘉璧由幼年即累積的生活快樂，常在言談間一一點出，白頭翁林間啁鳴，他告訴我白頭翁是聯合餵食，常常看到樹上鳥巢裡會出現四、五隻甚至六、七隻白頭翁的成鳥在餵食小鳥。問果樹花粉傳蜜是蟲媒麼？蜜蜂、飛蠅？他說「梨花粉蜜臭，蜜蜂不愛」咦？人工授粉可以用授粉槍，買來花粉摻和滑石粉，用授粉槍一朵一朵打進去，摻滑石粉？「花粉太濃也不易結果……」不過，喻嘉璧說早些時是用棉花棒沾比較早開的花的花粉給其他的花朵做人工授粉，啊呀！這些繁複單調可以累死人的過程，吃蘋果吃梨吃水蜜桃的人可曾明瞭？還不止呢！疏枝（果樹樹枝太密集，砍掉一部分）、減花（花開得過密過多，某些花就不授粉了）、疏果（除了一部分長不好的果子小時自己會掉落外，也得用人力摘掉一些生長太密或不好的果子，以免分去好果的營養），更別說打藥和施肥了。

我們在參觀喻嘉璧的果園時，意外發現他在工寮邊及果園小徑都種了許多花，開得極美的玫瑰，少見的單瓣大麗花，還有一些叫喚不出名字的，讓人看

了好生喜歡的色彩鮮耀的花，喻嘉璧說：「亂種，種來好玩的。」花們枝壯莖長花朵兒大，顏色也艷美，想來喻嘉璧把花朵兒當水果來培植了！除了水果和



喻家小妹芯然的畫作。

花養得好，喻嘉璧有一子二女，分別就讀國中國小，他請我們在工寮裡休息，我們驚艷地發現牆上喻嘉璧兩個女兒的繪圖，有創意，用色大膽突出，人物、構圖、背景都充滿了光與亮，是非常明朗開闊胸襟的孩子畫出的陽光圖畫。我們驚訝女孩的繪畫天分，喻嘉璧說他也發現了，也有許多人讚美，他想為孩

子請老師專教美術繪圖……這個人，這個喻嘉璧，是個做事使出全力的人，要就做好一點，不論對水果、對花、對孩子。

但他並非全然順利的人，他的山地葡萄曾是網路銷售第一名，但在棚架邊他指著葡萄告訴我們，葡萄生病了，今年不可能有好收成，滿棚架葡萄葉都枯鏽了，是很大的損失呢！但他沒有怨，也不多說。經過果園，山壁自山頂坍塌下來，他說前不久颱風帶來大雨，山壁就坍塌了。上面有種東西嗎？他搖頭，「就是山林，沒有種什麼。」但山林常在颱風後坍塌，路壞了，摘果就得找怪手挖路，這些無法加在成本上，只能自行吸收。那，生意呢？生意究竟好不好？喻嘉璧說民國 68 年水果開放進口前，一箱梨山地區的蘋果最頂級的可以賣到 3000 元一箱，但開放進口之後大家嚐鮮都在吃美國、日本的蘋果，梨山的蘋果最便宜的賣到 150 元也沒有人要，他自己就曾雇了車子把冰庫裡的蘋果運到垃圾場丟掉。現在水果的價錢稍好了一些，但是不會有人問梨山地區的水果為什麼比外國的還好吃？一年一年他用雞蛋、奶粉、黃豆、海草精、魚粉，一次又一次地做試驗，用這些有機物作肥料來給果樹施肥，在果子很小時套紙袋防蟲防菌，又用菸草葉，除蟲菊研究除蟲，剛剛忙完又要將套袋取下……

這些喻嘉璧說：「就是工作嘛！」

他不嫌累不怨勞，只笑瞇瞇地說他太太「套袋第一名！」

向他要喻海清先生的遺照及資料，他說 88 年的九二一地震和 89 年 8 月的颱風碧莉絲幾乎將他山下的家完全毀去，倒屋和土石流的泥漿將家整個糊亂得無法救，而當時他在山上，等能夠下山，家屋已被清過，什麼都未留下……

喻嘉璧總是娓娓地說著他的一切，不批評，不埋怨，不悲情，一派樂天模樣，讓人讚嘆，他說：「想辦法解決比較重要！」

想辦法解決比較重要，真是一句好話！

這個會想辦法解決事情的人，還同時兼任退輔會台中縣榮民服務處梨山服務組長，就是梨山地區的榮民有事也可以通知他，會有什麼事呢？「譬如前些天又走了兩位老人家。」喻嘉璧說，他會是最早知道梨山地區榮民家中事的人，誰病誰搬家誰嫁娶誰有困難，他都知道，有時半夜趕山路摩托車飛去，卻又幫不上忙，也很無奈，但總是盡心設法照顧。「大家這麼近。」喻嘉璧的意思是大家住得近，鄰居嘛！而且，大家都是在山上共同耕種了幾十年的老同伴了！心，那麼近！

我在電腦上繼續搜尋關於「鮮貨來」：

廿世紀梨，八、九月可購

新世紀梨，九月可購

蜜梨，九月可購

高山葡萄，九、十、十一、十二月可購

蜜蘋果，十月

雪梨，十一、十二、一月

想吃梨山水果，上網去認識榮民第二代喻嘉璧

吧！



艷果子水蜜桃。

# 金環這樣說

## 閻教義之妻閻張金環



閻張金環女士於福壽山近照。

男方喜歡金環，下聘，母親收了人家七萬元聘金，金環不願嫁，母親不願退還聘金，最後，金環只好嫁了。戴戒指的時候才看清楚新郎，她唯一的感覺是：「這麼老！」……

那是一支鬆過時光之漆的小號。

刻意地不去拭擦乾淨，應是希望小號主人按撇小號鍵的指紋鎖在時光之漆中吧！

此時拎著小號的卻是一個中年女子。

她是閻張金環，閻教義的妻子。

帶著丈夫閻教義生前軍中吹過的小號，趁著到福壽山農場場部的機會交給場部，「別的地方都有博物館，可以好好地儲放前人的東西，也可以好好地展覽出來給後人看，讓大家知道這東西，這地方的由來。」

我真是好驚訝好讚嘆閻張金環的意思，這個無私的念頭必得有寬闊的胸襟才成！她不是要求福壽山農場設置博物館，她根本是直接就以實際行為發起籌設博物館！

這個榮民的遺眷，這個讀書不多的女子，恐怕不是普通的農婦而已！

閻張金環，45年次，今年50歲，南投市人，21歲嫁給長她24歲的丈夫閻教義。

許多榮民的婚姻模式都是如此，榮民沒有經濟基礎，等終於苦苦地工作幾年有了積蓄，幾乎是等同購買一般，付出一筆聘金娶回年輕的新娘，而新娘也並不見得自願，因此常常產生家庭悲劇。

聞張金環有宏亮的嗓音，閃著一雙大眼睛，十分興味地回味並引述她和丈夫的相識與結婚。

「那時候還不到 20 歲，在打毛衣，那個時代流行用機器織毛衣，收入不錯的。」

是呀！那個時代有一種織毛衣機器，先織成平面布，然後用手針縫合變成一件毛衣。

小金環把織毛衣的收入交給父母，在那物力維艱收入不豐的年代，這筆筆的收入父母是極欣喜的。

但後來小金環生病了。

什麼病？什麼病都有，頭痛、胃病，以及可能是引起頭痛、胃病的子宮內膜異位，那種由月經前痛到月經中再痛到月經結束的一痛一個多禮拜的病。小金環沒法繼續織毛衣了，沒了收入，又每天在家苦著一張臉，父母開始不開心，加上金環和兄嫂也處不好，母親決定早些把她嫁了，母親認為本省習俗裡女孩子沒結婚死了不能入祠堂，嫁給人家可以少去很多事。金環簡直不能相信母親會這樣想，她會死嗎？少女金環的心卻死了，母親托人找老榮民來相親，因為只有老榮民才會呆到去娶自己不了解的女孩。金環心寒又賭氣，一口說好。

相親了。

疼她的姐姐和姐夫卻反對，他們認為妹妹是在賭氣，而且對方也不合適，原應由女孩端茶敬男方的，姐夫搶了茶盤端去敬了茶，並且說喝茶就好，紅包不收，但對方還是給了紅包，將紅包壓在茶盤上，姐夫仍拒絕，是媽媽收下了紅包。

來相親的男客一來六位，五位作陪，究竟哪一個才是主角，金環根本不知道，不願看也不好意思看。

男方喜歡金環，下聘，母親收了人家七萬元聘金，金環不願嫁，母親不願退還聘金，最終，金環只好嫁了。戴戒指的時候才看清楚新郎，她唯一的感覺

是：「這麼老！」

結婚當天就吵了架。

金環是委屈的，她當然明白自己幾乎像商品一樣被賣掉了，對這個買主——她的丈夫閻教義可沒好氣！經常跟他鬧脾氣，可這男人妳怎樣鬧他他都不生氣，全力忍著，讓著。

大兒子生下，閻教義的興奮與幸福感讓人感動！他對金環更加護讓，但當孩子頑皮而金環動手打孩子時，那做爸爸的可是暴怒得粗口都罵出來了！

「他是真的愛小孩！」金環說。閻教義是一天兩包煙的煙槍，有一次口叼著香煙抱著大兒子，兒子好奇伸手抓香煙燙傷了手，哭得什麼似的，閻教義

從此戒了煙，再也沒有抽過一根！金環到懷了老二時心裡還是怨恨著自己被

「販賣」的命運。雖然結了婚不久她的病便都神奇地痊癒，但她仍然嫌他，怨他。一次果樹要下雞糞肥，她去幫忙拉拖7、80斤一包的肥料袋，丈

夫對著她的大肚子說「不



站在自家門口準備去田裡工作的金環。

准！」金環好強，非要參一手不可，結果一不小心滑了一跤，夫妻又開始為送她上醫院槓上，一個要送醫院，一個說又沒怎樣，鬧了個不可開交！

金環鬧脾氣一直到生了第二個兒子以後才停止。

閻教義戒了煙，但會喝點小酒，也愛打麻將，金環認為酒少喝點還可以，但麻將可是有時輸贏頗大，叫丈夫戒賭，男人唯唯諾諾。山上生活苦，又無聊，除了工作仍是工作，閻教義當面不打牌，背地裡有時也賭得挺兇。有一次金環發現男人避開她去賭，氣得將吃母乳的孩子扔給閻教義，馬上打包行李要

離婚，這下男人急了，兒子沒有母親，沒有母乳吃，那還得了！答應了一定戒賭！

閻教義真的戒了賭，真的再也不賭錢了！

丈夫愛孩子，愛她。平日會燒菜，因為菜燒得比金環好，家中常是他主廚，她只當副手，這男人還會用麵粉包豆沙餡做出唯妙唯肖的十二生肖，每次過年過節都把妻子孩子弄得樂呵呵。

金環漸漸受到感動，她想：我如果嫁給本省人也未必遇到這麼好的！這個男人除了老，其他什麼都好，認了吧！別的朋友，鄰里的女孩子還少有她嫁得這樣好丈夫的！

決心好好過日，兩人情感漸漸好起來，以前她嫌他煩，後來她肯靜靜地聽他訴說一些回憶，覺得，這個男人還真好！

金環的丈夫閻教義，山西人，民國 21 年出生。民國 37 年中共的八路軍在山西向人民徵兵，每戶必須有一名男丁出來當兵，如不從將強制徵人！當時閻教義家有弟妹多人，如果父親當兵去，家怎麼辦？於是身為長子年方 16 歲的閻教義代父從軍，16 歲的娃娃兵從此進入八路軍。民國 39 年（1950 年）韓戰爆發，閻教義被徵赴韓國參軍。事後想想，會不會是因為他的指傷才「蒙恩點召」的？16 歲的娃娃兵在一次作戰時根本對付不了重重的槍枝，也弄不懂槍上刺刀的厲害！竟不小心在衝鋒時被刺刀挑斷了手筋，傷後有一根手指伸不直了，做事不甚方便，但共軍沒有讓他退伍回家，反而將他送上韓戰的戰場。

在韓國曾經連續半個月沒有配糧也沒有東西吃，後來全體去吃韓國老百姓收成後不要的玉米稈子，這樣辛苦地活了下來。沒有吃的，仍要揹著背包打仗，走長又遠的路，大夥都累乏極了！一天，閻教義奉命可以就地睡覺時，實在累得不願去打開自己的背包，便向一邊地上睡覺的士兵說：「老兄，湊合湊合，跟你擠一擠。」說完便在睡著的士兵身邊躺下，並順手扯過那人的軍毯，將自己擠了進去。疲倦累乏，閻教義睡了個好覺，起來時掀開軍毯，這才赫然發現身旁是一具屍體，有人為戰死的士兵用軍毯蒙蓋了身體，閻教義不知，還和他

共眠了一宿。

韓戰結束，22歲的閻教義選擇到台灣來，他是「1萬4000個証人」中的一員，證明共產黨的暴政。他們這1萬4000人被稱為「反共義士」，身上、手臂大多刺青了「反攻大陸」、「反共抗俄」、「中華民國萬歲」之類字句，也有許多人刺了台灣地圖及中華民國國旗，這些以縫衣針和藍色鋼筆墨水完成的圖、文，閻教義身上也有。

到台灣之後閻教義留在軍中，民國47年他又參與戰事了，這一次是八二三之役。

八二三之役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1958年（民國47年）中共作好計畫，想一舉攻下金門，進而奪取台灣。

大約自5月開始，雙方海軍便短兵相接，船艦砲艇不斷互相攻擊，5月時中共艦艇即有大損失。6月，中共在舟山群島作三軍聯合作戰演習，但演習後並未將軍隊撤走，事實上是留下備戰。7月，共軍艦艇數十艘也分別部署於馬



93年七二水災之後，一直不斷有大雨成災的事件，金環無奈地說：菜一直長不好。

祖島群對面，空軍的米格15及米格17大約400架也集合在浙江路橋基地，金門對面也有極多軍隊部署，重砲即有342門，其他戰備、人員、糧彈無數，一一在做戰爭的準備。

我軍方面除原先金門、馬祖的駐軍外，7、8

月份增加戰力也極多，金門兵力大約10萬人，馬祖也兵力驚人，最後，金馬儲存的糧食、彈藥、補給品大約萬噸，金門、馬祖的兵力大約是中華民國全國兵力的一半。

8月開始幾乎日日有戰事，日日雙方有損失，中共曾以百機編隊的方式讓米格15、米格17進入馬祖領空偵巡，前後歷時三個多鐘頭。

8月23日，中共六度以大編隊高空進入馬祖，每次出動150架至300架不等機群，海軍方面中共也主動地深入馬祖島群近距離巡航，大批艦艇幾乎是貼著馬祖，我軍只得將軍力移往馬祖。

是不是令人想到調虎離山或聲東擊西？

因為金門安靜得令人生疑！

直到8月23日下午6點。

8月23日下午6點，中共在金門對岸的342門巨砲開始對金門發動瘋狂射擊，在6點到8點之間金門島群落彈5萬7500發，7點50分，一百多架米格機遮蔽金門上空，因夜暗視線不明而離去。

8月24日午後，小金門、大二膽島等落砲彈3萬6500餘發，下午，我方軍隊以砲擊射圍頭、大嶼、梧嶼等中共基地。黃昏時8架米格機炸射金門料羅灣。

料羅灣是運送補給的唯一適合港口，自8月24日起至9月24日，中共分別以魚雷快艇、軍艦、米格機來攻擊我軍由台灣駛往的補給船，在料羅灣，雙方在海上、空中四面八方地互相攻擊、戰鬥，而補給船在砲彈、炸彈與機槍子彈陣中搶灘登陸……最後我軍在料羅灣雖然損失頗多，卻獲得了難能勝戰，轉移了八二三之役的可能劣勢。

到10月25日，中共共射了47萬5000發砲彈！之後發展「單打雙不打」（每月1、3、5、7……單日砲擊，2、4、6、8……雙日不打仗），八二三之役就這樣結束了。而分析戰果，處於明處，固定處的金門、馬祖仍然挺立，而巡航的中共海軍、空軍損失慘重，被擊落的米格機及被擊沈的艦艇都比我軍多出許多。

說八二三是因為我們的男主角閻教義那時正在大二膽島上！

八二三之役因中共擊出47萬5000發砲彈，當時戰地的慘況簡直不堪想像，

許多民宅、碉堡及在野地作戰的步兵、砲兵、陸戰隊士兵被砲彈擊中，一時之間不但屍橫遍野，同時隨處可見或掛或粘或散亂的殘臂斷肢及五腑腸臟，有些新兵充員被嚇得幾乎呆滯！當時閻教義 26 歲，是通信兵兼號兵，工作即是在島上查線，看電話線路若有損壞得趕快修復，否則與金門、馬祖及大二膽本島的軍情便無法互通了！戰時通信兵是最危險、最容易陣亡也最重要的兵種！閻教義當時已有多次戰場經驗，和同袍相處如兄弟，他對其他的本省通信兵說：「你們有家有眷就不要出去查線了，我一個人，沒關係，我出去就好。」可是沒有想到出去的人在砲彈雨中竟然全身而退，他們的碉堡反而中了砲彈，同袍陣亡了！事後閻教義還親自捧了同袍的骨灰送他們回台灣的家鄉去。

閻張金環說閻教義的前塵舊事，說到這裡她突然說：「這是個好人，他人這麼好，怎麼會這麼早走？」

閻教義肝癌過世時才 59 歲。

開放回大陸探親之後，閻教義急忙趕回山西老家去，母親以為他已戰死，還為他立了牌位，這時才急忙將牌位毀去！但閻教義回家可能路途遙遠人太辛苦，回家竟然就病倒了，只想可能是水土不服，等回到台灣立時匆匆住進台中榮民總醫院，結果住院 38 天後過世。

他，可能是肝硬化轉變成肝癌？那個屬於他們的少年、青年時代，過分的窮苦，吃了過多的腐壞的米糧食物，經過 2、30 年的積沉，肝炎、肝硬化、肝癌，就這樣在可以過好日子的時候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國家虧欠他們！時代虧欠他們！教義走離時間閻張金環才 34 歲！兩個孩子一個讀國二，一個才小六。

這樣多年來，日子一天天也過了，閻家本來種蘋果，現在種高麗菜，中間也曾將地租給別人種，但一年只收入 20 萬元，根本不夠用，因此金環曾有六年時間去做水泥工，那是多麼辛苦的勞力工作啊！再加上歷經多次颱風、水災、土石流，一次一次的沖毀了田，壓壞了路。金環說：「沒辦法呀！下雨下得像水盆潑水，一下雨就崩坍，跟老天商量也沒用，九二一以後土更鬆，動不

動就土石流……」

這事要怎樣才能制止呢？前不久海棠颱風又毀了路，自己湊錢去修，想想，真是苦！當然還是有快樂的事，安慰的事。

當年那個讓爸爸戒了煙的大兒子，為了替寡母減輕負擔，毅然去讀了國防政戰大學，現在已是福壽山農場的一名幹練工作人員。小兒子按部就班讀書，海洋大學畢業後竟然拿了公費留學，現在在美國唸海洋港口管理！兩個兒子都如此優秀，難怪金環說話聲腔朗朗，那是胸中豐沛的，放心的，快樂的一種彰顯啊！

「以前剛開始種高麗菜，他沒有經驗麼，把尿素肥緊貼著高麗菜根部施肥，想讓高麗菜吸收快一點，結果高麗菜全讓尿素燒死了！」

金環的回憶裡永遠有丈夫在的啊！

「我對他說，小時候家裡苦得不得了，早知道你對我這麼好，我出生你就該來把我抱走。他還說對呀對呀，可是我不知道妳那時在哪裡呀……」

「我們兩個吵得天翻地覆，等到好起來了，怎麼他就走了……」

「我們真的很好，他連在我之前結過一次婚都講，他結了婚，那個老婆嫌山上太窮太苦，結婚一年就跟人家跑了，只好離婚……」

「他臨走的時候，到了最後了，我對他說，等我，下輩子還要做你老婆，他笑笑的……」

金環這樣說著。

## 小巷裡的老頑童

### 樂世純



樂世純先生與好友楊克寬先生的合影。

早晨 6 時 30 分我們由臺北出發，靠著一本詳盡的地圖找到大夥都不熟悉的

臺中豐原市區裡，經過豐洲國小，我打電話給受訪對象楊克寬。

結果上路接我們的是另一位受訪者樂世純。

樂世純已經 77 歲，可老先生十分機伶，我們並沒有說明所駛汽車的顏色、廠牌，他竟然就攔車問道：「是臺北來的嗎？」他的理由只是因為我們車速慢，像找路的樣子。

樂世純與楊克寬住同一條小巷，斜對著門居住，已做了 28 年的鄰居。

走進小巷，樂世純揚著嗓喊：「楊老頭，楊老頭——」我忍住笑，因為戴著鴨舌帽的他呼喚的氣勢很有電視劇裡老芋仔演員的味道，像韓甦或誰誰的樣子。

樂世純解釋說太太上梨山打工去了，做什麼呢？這時候「應該是幫人摘水梨。」一邊說一邊將我們請進了他家客廳，他抱歉太太不能在家招待我們。

然後我們也見到了楊克寬。

楊克寬比樂世純大上 5 歲，年紀 82 了。

樂世純，山東青島人，他說自己身分證上生年是民國 20 年，實際上是民國 18 年生的。他說：「吃虧兩年。」為什麼吃虧？「做什麼都要晚兩年。當兵晚兩年退役，做事晚兩年退休，福利也是由老的先排，我要晚兩年才輪得到。」是呀，當年報年齡大家都以小報大，他是怎麼的？讓人家陰差陽錯地給報小了。

在老家青島，家裡耕田種地。在山東父親稱「爹」，樂世純爹是甲長（比

村小比鄰大為甲)。後來爹叫他接甲長，在鄉下讀到小學畢業的樂世純甲長做了幾年，共產黨來了。年紀剛好 20 歲，正好是可以當兵的年紀，爹怕樂世純不安全，叫他跟著警察單位走了。結果他還是被抓了兵，他遇上國民黨的部隊，隨國民黨坐船到了臺灣。說到這裡，樂世純說：「這可好了，要是沒有到臺灣，恐怕就慘了！」基隆住了幾天，坐船到了海南島，國軍幾個軍在海南島駐了一年，「那一年很苦，沒有東西吃。」在海南島的記憶就是食物欠缺。之後又乘船到臺灣了。駐那裡？又坐船了！到澎湖。澎湖也駐了近兩年，雖然日子仍不好過，卻有點規則有點穩定了。「澎湖那時還撿牛糞，曬乾了和花生殼一起當燃料燒，平日還幫老百姓拔高粱，整棵高粱連穗帶稈鋪在馬路上，一邊曬一邊等軍車駛過，高粱穗上的高粱會被車輾得脫了殼，掃收起來篩一篩高粱米就收成了！再賣到酒廠做金門高粱酒……」

終於到臺灣，是在后里落的腳。後來又調到楊梅。兵當夠了，退下來吧！退輔會輔導就業，民國 50 年樂世純到了嘉義農場。

彷彿是一個夢魘！樂世純說：「嘉義農場熱到不是人待的！」這怕熱的北方人。

在嘉義農場種芋麻，不但天熱，使用的克難廁所也讓山東漢子不習慣！樂世純說老家近鄉下的，但都有很像樣的廁所。甚至民國 77 年回大陸探親，原先的廁所都還保持得好好的，小時廁所裡的厚門板民國 77 年都還在（真讓人吃驚啊）。把上廁所視為畏途，可另一件事更可怕，山東漢嚇壞了！嚇得急著想離開嘉義農場。原來，嘉義農場在民國 40 幾年時蛇極多！那驚悸竟留存到現在！說：「到處都是蛇，外面有蛇，連房間裡門邊上都有蛇溜進來，我的媽呀！有一天還有一條蛇跑進一個場員蚊帳裡去了！」什麼都不怕的大兵，讓蛇嚇得立刻請調。聽說那時叫見晴農場的清境農場不錯，樂世純向退輔會要求調見晴，但見晴沒有缺，調不去。樂世純急了，似乎蛇日日夜夜等待著要襲擊呢！他忙乎乎連夜寫了志願書，只要能調離嘉義蛇窩，去那裡都願意。因為心急，

年輕的樂世純下筆也嚴重起來。他在志願書上寫：調走之後絕不給退輔會找麻煩要求再調，只要能調離嘉義農場去那裡都可，並且，「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好一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他被調到了福壽山農場。在嘉義農場只待了五個月。

初到福壽山，民國 50 年。

福壽山「大松樹、高茅草，只有蘋果樹小。」

一到就開始用鋤頭開生地。開是指開墾，生地是指還不曾種糧食莊稼的原始地。天天一早上先開地，然後才回住的宋莊吃早飯，吃完立馬回地上挖去。哇呀！在嘉義農場也沒這麼累！而且吃得不好。以前當兵吃糟糕的泰國米，嘉義農場吃得也不好，有人說到福壽山就好了，結果到福壽山還是吃泰國米！我問：泰國米吃不慣嗎？樂世純大叫一聲，「不是吃不慣，是根本不行呀！」原來是泰國廉價販來的發霉陳米，有煤油怪味。後來有人想出用大麥片、雜糧、糙米混著煮，便宜卻沒怪味，粗是粗了點，可營養夠也能下嚥了！

年輕的樂世純心裡嘀咕死了，可是不行呀！自己說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回不了頭了！

很快的，冬天來了。嫌嘉義農場熱麼？標高海拔 2200 公尺的福壽山農場



靜心的我和老戰友共度來生，扶持與共。

早晨竟然下霜？兩隻手凍得發疼還得扶鋤頭！哎！山東不是更冷？唉！山東冬天裡不用下農地呀！只好想辦法買到棉手套，不過用沒幾天就磨破了！年輕的樂世純可恨死自己了，多事！當初退輔會又沒要求他寫志願書，是他自己要寫的！這下可好，

「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臉皮再厚也不能再去請調了！

那時也認識了後到的楊克寬，楊克寬說：「老牟說樂世純像抽大煙的！」意思是：不是我說的！

看樂世純的舊時黑白照片，帥到令人讚嘆！或許是指年輕時他衫闊褲窄有些時髦，略有紈褲子弟的味道？而樂世純則說楊克寬「講話大聲，流里流氣！」不過，這「老牟」是誰人？

「他住對面，我們三個差不多時間搬來的，走了三年了！」樂世純說。楊克寬則補充：「釋迦牟尼的牟。」



樂世純年輕時的照片。

老牟名叫「牟和三」，菸酒都來的他死於食道癌，生前，牟和三自己也知道「有一個很有名的教授叫牟宗三。」牟和三也是山東人，

也住宋莊，因此大家都處得親近，婚前睡大通寢室，一起吃大鍋飯，婚後到民國 66 年三人結伴也一起買了豐原區小巷裡的房子。

牟和三已過世三年，樂和楊兩人話說說便要提及他，看得出來三人的交心。四十年朝夕相處呢！

樂世純精氣神都足，難得的是樂觀開朗，一來是天性，一來，婚姻、子女都好絕對有關！

本來沒有打算結婚，樂世純形容：「有一陣子福壽山農場瘋相親，相親大隊到處跑。」可他沒有湊熱鬧。「我一人過得很好，在軍中識字教育學了很多，又加上在軍中我做的是譯電的工作（譯電就是翻譯摩斯密碼或電報啦），常要多讀點字多寫點字，晚上點了煤油罩子燈寫寫東西，日子過得挺好，不急結婚。」

但有一天，「是個禮拜天，我在看電視《群星會》。天冷，我穿件破大衣，

一條破褲子，一個認識的女的帶著她姪妹，問我怎麼樣？」「什麼怎麼樣？不關我的事！」

樂世純說得逗，這比他小 21 歲的彰化女孩後來就嫁給他了。結婚時聘金就得兩萬，那是民國 57 年，大家都窮，我們的老平度崔保三慨然借給樂兩萬元。樂世純算算那一年莊裡收入大家分帳應可多分一些，因為收成好，可以有錢還，便接下了崔保三的好意，後來果然儘快地還了錢。樂世純說：「我借錢還錢原則是先還沒有利息的，後還付利息的。」為什麼？「因為沒有利息的都是朋友借的，朋友的當然要先還！」

說到這，突然楊克寬說：「莊裡賣菜分帳才兩三千塊，你怎麼還？」樂世純說：「那年收成好，我分了兩萬，剛好還崔保三。」楊克寬說：「我怎麼才幾千塊？」「怎麼會？」「是呀，怎麼會？」哇呀！兩個人在算民國 50 幾年的帳呢！算得眼睜喉亮，當然，怎麼弄得清楚！



樂世純先生近照。

我問：「你們那麼多年，吵過架嗎？」

楊克寬笑笑，樂世純則說：「有時候也辯論辯論。」噢——辯論辯論。

看看樂家客廳，他三女一男四個孩子的照片占據了牆壁。尤其女兒們的彩色結婚照製成海報，張貼在牆，和樂世純一同笑顏過日。四個孩子都受了很好的教育，尤其兒子，彰師大畢業後又去了高雄國立

第一科技學院修碩士，還在南投開設美語補習班，這做爹的，真是得意不已！

不過還是女兒了解樂世純，女兒形容他：「我爸爸炒個菜都要唱歌跳舞！」這人實在性情好，說話也風趣，但他說自己並不都是順利的，「不知是驢不走

還是馬不轉……」有時硬是不對勁。

楊克寬說樂世純以前在山上常帶頭引大夥笑。是呀！挖一天地累得什麼一樣，怎麼能不胡說八道一下大家都樂一樂？他們那時對已婚的場員夥伴最是羨慕，卻又要酸上人家一酸，樂世純的笑話至今被楊克寬津津樂道，樂世純的笑話是：「說人家討老婆的是死人！」嘎？怎麼說？

「討了老婆就等於死了一個！」「因為那個人再也不能打牌，再也不能胡說，也不能隨便離家，像死了一樣！」

這兩個老頑童呀！

樂世純曾說：「他的糗事都是他告訴我的，我的糗事都是我告訴他的！」

聽了是不是讓人挺動容的？

現在早晨 3 點 50 分樂世純會出門去散步，會在巷中與 3 點 40 分出門散步的楊克寬相遇，然後一起走，走到 5 點半鐘各自回家。只在巷弄附近走走？不走遠些嗎？兩人都說：「現在治安不好啊！」我問得笨，他們答得妙！老爹爹呀！我在臺北 3 點 40 分也不會出去亂晃呀！那時間實在，實在太早了點呀！

我們將回臺北，抬頭看見黯下來的天空掛著圓圓的，是月亮麼？「是太陽！今天初二。」

對啊！初二應是新月。

「大二小三，老牟講的。」楊克寬說。

「什麼？」

「大月三十天初二見新月，小月二十九天，初三見新月。老牟說的。」樂世純補充。嗯，初二未必見新月？

呀！這兩個重情的老男子！他們兩人都時不時地要念及老牟牟和三，看看兩人的掩藏了過往所有勞苦、悲傷、怨懟、無奈、期盼、茫然……的表情，我知道我可以放心，這老弟兄倆，會親愛著過日，相依相偎地，或許比和妻子、兒女更親愛地，度日。

## 早晨三點四十分 去散步 楊克寬



楊克寬先生的近照。

世人看老榮民可能認為他們都很貌似？蒼黃的臉，肩聳背駝，雙手巨大而枯槁，步履因年老或戰爭中曾受過傷而蹣跚，經常戴著鴨舌帽或什麼奇怪的帽子，待他回頭，你望見的是粗刻的皺紋烘托著兩隻無力無神卻又略顯無情的眼睛。

是呀！他們經常有著這樣的模樣，配著那些看來嫌漫不經心的衣著，老榮民，老芋仔，似乎沒有什麼可堪一看的。

但是，如果你能靜下心來和他們說說話——

楊克寬是福壽山上生活了 16 年的居民，在福壽山上和到福壽山之前，以及離開福壽山之後，他的這一生一直與大多數榮民相同，那就是與一般人不同！我們看老榮民的生活，總覺得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時間，他們的日子，似乎都不屬於他們自己。自少小到成長到中年到老去，他們就這樣慢慢緩緩隨著命運走。但他們一直有奮鬥的目標，一直有努力的方向，為一點點錢拚著日子，也為許多大原則拚著日子。每一個老榮民都愛極了國家，每一個老榮民或多或少，也都無可奈何自己這一生吧！

楊克寬由平潭島失守說起他的一生。

位於福建東部外海的平潭島，在民國 38 年國共戰爭時失守，身為國民黨士兵的楊克寬並沒有隨軍撤到臺灣，他被共軍俘虜了。9 月中旬被俘，10 月下旬便成為人海戰術的前卒子，參與中共第 10 兵團進攻金門。那一役，由金門古寧頭登陸，中共與我軍激戰 56 小時，由 10 月 25 日打到 10 月 27 日。中共第 10 兵團共出兵 1 萬餘人，除少數士兵被我軍殲斃外，竟然有 1 萬 5000 餘

人被我軍俘虜，楊克寬便在這 1 萬 5000 餘人中。我問：「你算是投降嗎？」楊克寬說不是！「我一看上了古寧頭的岸，『對方』都是國民黨的兵，我趕快就跟著走了！」戰場上即使槍林彈雨，50 多年後的今天楊克寬訴說時似乎仍有著驚喜！



楊老頭，我跟你說……  
樂老頭，你要說什麼？

這一役便是著名的古寧頭大捷。

楊克寬後來在南部的 80 軍 201 師。

籍貫安徽宿縣的楊克寬民國 13 年出生，在老家時家裡是種地的，這或許是帶引他後來到福壽山「種地」的一個誘因？

曾經，楊克寬在軍醫院中做伙食班長，因此老友們常喊他「班長」，他說：「就是伙夫頭！」剛進廚房從未煮過飯的他第一鍋飯便煮壞了！樂世純吐他的槽說：「上生下焦！」後來楊竟能夠燒一手好菜。

軍人當久了，覺著當老百姓也不錯，楊克寬想退役了。那時退役可以辦自謀生活，但有個宿縣老鄉告訴他，若是身體不好倒可以辦「就養」。於是楊克寬開始跑醫院檢查身體，看能不能「查出個病」到榮家辦「就養」？於是這個醫療隊住住，那個軍醫院查一查，最後到了埔里榮民醫院，同時試試等待適合的「假就業」。「假就業」這個做法真的是什麼制度老兵們也弄不清，但明白可以到某個地方去做事，若能夠適應就留下正式工作，如不適應仍可回醫院去。這是當時退輔會為苦無出處的待退軍人想出的好法子。民國 50 年，楊班長帶了 20 人自埔里榮民醫院往位居臺中、南投交界的福壽山農場去「假就

業」。

民國50年的福壽山比老平度崔保三48年去時好不到那裡去，楊克寬形容：「山上光禿禿，茅草地，什麼都沒有，有一些蘋果樹，可樹幹細細地，結了幾個果子。」一住到山上就加入工作——開地，連根挖茅草，挖石頭，每天和鋤頭在一起的時間比和床鋪一起的時間多！當時吃的是「四八〇」。

這個許多人抱怨的糧食編號很吃了一陣子。「四八〇」是將大麥片和有煤油味道的腐陳泰國米混在一起煮，叫「四八〇」。楊光武、樂世純都抱怨：「難吃，難吃！」沒有多久，楊克寬帶的20人全走光了！有的回醫院，有的退輔會給想了別的法子。楊克寬自己呢？醫院待得煩，自己無親無故無去處（他和崔保三想得一樣），留下吧！不走了。



樂世純先生與好友楊克寬先生聊著以前的事。

初上福壽山楊克寬在同袍裡算有錢的！他竟帶著1萬8000元私蓄上了山！或許身邊有點錢，氣勢壯些。他在福壽山，比他早到幾個月的樂世純當時嫌他：「講話大聲，流里流氣！」如今82歲的楊克寬精神挺好，但不論動作或說話都緩慢而斯文，甚至讓人覺得安靜。

問楊在福壽山農場的日子有什麼特別事嗎？他說：「我們那時候真是苦！可是現在孩子享受了！他們過得可真好！」咦？辛苦的爸爸們好像都這樣說！

想到那時的苦，楊克寬安靜的臉龐難得地笑了，「有一次高麗菜收成，砍菜了，大夥去挑菜。挑菜很累的，一簍子菜幾十斤！負責燒飯的人要讓大夥吃好一點，就去買了幾塊豆腐，平常吃蘿蔔乾、一點青江菜、黃豆。買豆腐要跑老遠，而且得花錢，算加菜了！」可是還沒吃著！原來：「後來不知怎地那天不砍菜了，不砍菜就不挑菜，豆腐就不能吃！」伙房怕豆腐餿壞，使用水「養」起來，大家看著泡在水裡的豆腐也無可奈何，硬是等第二天挑菜時才吃到豆腐！

最廉價的豆腐呀！竟然是難得的加菜！楊克寬又說：「還有一次，我們住的宋莊自己養了豬，殺了一條賣給自己莊裡人。不論肥瘦，不准挑撿，一斤一律17塊錢。我們組裡五個人肯出錢，就大家湊錢買了7斤半豬肉，鹽巴青蒜燉一鍋，肚子裡長時間沒油水，大家都饑壞了！五個人一頓把7斤半的豬肉連肉帶湯吃光！飯就不講吃了多少！現在想想都嚇人！」

這些都是在福壽山農場單身時的生活，後來，相親了。

「本來只是去女孩子家那邊看看。人家給我介紹妹妹，妹妹沒來，姐姐來了，是農場附近環山部落的泰雅族。我穿得也隨便，因為只是看看。結果他們家人就說了：『聘金8000，豬肉100斤，和酒加在一起7000，一共1萬5000塊。』



過著簡單生活的楊克寬先生。

然後他們一大家子人都來了，圍成一桌喝酒，酒是介紹人向雜貨店賒的，一共2000。我說我只是來看看，介紹人說酒都喝了，泰雅人不會答應不算的！」

那是民國54年，那年我家在臺北的租屋每月租金420元！他1萬7000……

就這樣被人家給「訂」了！楊克寬這皖北人說了句北方話：「ㄅㄨㄛㄛ、不掉。」漢字怎寫？「撥落」吧！想用手攆走卻攆不走的意思啦！

這個婚姻遺憾沒有帶給楊克寬什麼快樂，兩人的生活習性及價值觀相差太多！一直不能相適應。個性也差很遠。就算後來有了兒子，也沒什麼助益。但為什麼沒有考慮離婚呢？朋友們都了解楊克寬的看法，他曾慎重地說過：「過去都要了，現在日子過得好了就不要人家，不行，湊和著過吧！」既然日子還是要過，楊克寬什麼都忍下來了。

現在，楊克寬心臟裝了心律調整器，以前抽菸現在不抽了，喝酒的習慣卻還保留著。我說少少喝點酒對身體有些幫助的，楊說：「不少！」我說是烈酒嗎？烈酒就不要多喝喲！他說：「不知算不算烈酒。」又說：「我倒點給你喝。」說完就回對面家裡倒了一馬克杯來！我倒了點在小杯裡，一嗅一抿，哇呀！酒精最少38度！

樂世純在一旁說：「他有時候喝醉了躺街上罵巴格鴨路！」楊說：「我就那麼一次。」樂：「我說有時候，沒說常常。」楊：「我就那麼一次。」樂：「一次也是有時候。」

兩個老小孩呢！

我問楊克寬，樂世純喊他楊老頭，他喊樂世純怎麼喊？楊說：「喊名字或者喊老頭子。」因為「老頭子就是老頭子，老頭子沒有大小，90歲是老頭子，70歲也是老頭子。」哈！真有道理！

楊克寬很有味地提在福壽山上的日子。搬到豐原之後呢？他特別提到以前牽和三在的時候，他說三人在一起經常「一派規矩」，因為家人、兒女都在呀！但三人結伴去菜市場買菜，只要一出門，三個人便開始胡言亂語，原形畢露，

開心得不得了！完全回到未婚時在福壽山上的日子了！

其實買豐原小巷裡的房子，是楊克寬先買的。買了覺得住得好，便叫樂世純也搬來。樂世純說：「我錢不夠，還是楊克寬給先墊了一些錢我才買成的。」後來才又招牟和三，樂世純又說：「老牟錢也不夠，也是楊克寬借了些錢給老牟，才買下這房的！」我說：「楊克寬你好照顧人哪！」楊說：「能照顧人家自己心裡愉快，因為不用別人照顧我。」咦？挺有哲理的！但也得楊克寬有這等胸襟哪！

婚姻的失落讓楊克寬更重視老友的情誼吧！樂世純樂天的個性也使楊克寬喜歡和他一起。郵差來了，掛號信，楊回自己家取印章，拿了信便一揚手遞給了樂。楊識字不多，樂世純根本也是他的秘書了。看樂認真讀楊克寬郵件的樣子，想來樂這幾十年來便是這樣地照顧著楊的吧！

樂世純曾說：「他的糗事都是他告訴我的，我的糗事都是我告訴他的。」兩個老兄弟哪！比親兄弟還親吧！

日子，就這樣過下去了？現在的楊克寬怎麼過日子？

「安徽老家只回去一次，認識的人全死光了，不回去了。」

「每天早晨固定的3點40分去散步，到5點半回家。」

「早上一壺茶先喝兩泡再吃飯。」

「晚上不吃飯，喝點米酒，然後8點多睡覺。」

楊克寬的日子回歸到最簡單最簡單了，82歲了呢！希望他的日子就這樣簡單下去，不要有任何波動地、快快樂樂地、安靜地過下去……

## 幽微·嘆息

### 吳道興



你好，我是 82 歲的吳道興。

他仔細地告訴我關於種香菇這件事。

香菇現普遍地是用「太空包」來繁

殖。

太空包是將木屑、米糠、玉米粉和水置入塑膠袋裡然後置入香菇菌種，種出香菇，但現在回歸自然的有機香菇栽植又與教十年前的老法子——使用原木段相同了。

而他說的便是原始種香菇的方法。

他說：「先把樹砍倒，再在砍倒的樹幹上用刀砍花，砍花就是把樹幹砍一刀一刀的小溝，這小溝是流水用的，可以吃營養。再砍一些樹蓋著下面砍過花的樹，樹蓋樹，壓著，三年後就長出香菇了。」

香菇長好收成還得用火籠上架架子，香菇放篩子上隔火烤乾，就可以賣了。

吳道興，浙江慶元人，民國 13 年出生，今年 82 歲，老家是種稻子的，家裡窮，12 歲的小吳道興輾轉到了福建省永安縣，就在那裡做個種香菇的小學徒，靠著自己活下來了。

20 歲那年他當了兵，下湖南，在湖南當了一年半的砲兵，調到上海，又經過一年多，吳道興到了台灣。到台灣便安定了嗎？沒呢！民國 39 年他還隨軍隊回廈門去運過老百姓，吳道興說：「用登陸艇裝小孩、學生……」那是最後一批的撤退麼？

在台灣當兵就開始「隨軍隊走」了，先在台南挑土修建飛機場，每天的工

作只有一項，便是挑土，挑了八個多月，機場跑道漸漸成了形，吳道興了解：轟炸機跑道長，運輸機跑道短……

然後到南投水里駐了六年，到台中又是幾年，到民國 52 年吳道興退役了，那年他 39 歲。

他也是經過退輔會輔導就業，到了南投與台中兩縣交界處的福壽山農場。

「先吃國家三年糧，每個月 200 塊。」

有了 300 塊就放心了，起碼買買牙膏肥皂內衣褲。吳道興分配到周莊。

訪問了許多榮民伯伯，大夥對初見的福壽山形容得都類似：四處荒地，茅草眾多，初時的工作就是挖地，將地上的茅草連根挖除，石頭挖走……但吳道興的記憶與描述同他回憶少年時種香菇一般，記憶清晰，講說讓人理解了細節，而不是粗粗地講一講。吳道興說：「到處都是草，茅草巨大一蓬蓬，有些草高有一層樓，人身可以藏到草深的地方，看不到了！」

是呀！吳道興身形矮小，可能更覺草高草深！關於挖草，他的形容是：「先用刀割斷草，剩下的草根頭用鋤頭挖，要連根挖走才行。然後一把火將草燒成灰，這些草灰就是最好的肥料。」

別人都沒有提到燒草哩！

我們坐在吳家客廳裡，客廳乾淨而整齊，望向內處的飯廳、房間，傢俱也潔亮。吳道興說我們所在的地方就是周莊，現在的周莊只是拆了舊房建了新房，甚至連房址都沒怎麼變動，他指著近處的房說：「那時這裡睡十個人。」又指這些的房：「那邊也睡十個。」一個周莊當時有二十來人，大家睡大通舖。「吃飯在房和房中間，有一塊空地。」這，也是第一次有人提及吃飯的形式。

我曾經一再地詢問，有的老榮民記不甚清，有的則含糊帶過，只記得伙食不好，不記得細節。（經過了幾十年哪！）但吳道興說：「大家蹲在空地上圍一個圈，還不能正著蹲，十個人一圈，正著蹲挾不到菜，得斜蹲，夏天是高麗

菜，冬天是高麗菜乾，用一隻大鋁盆盛著放在圓圈中心，只有這樣一大盆，沒有任何別的菜。但是先去的「老人」已經領了一陣子錢了，用自己的錢準備了私人菜，每人都有私人菜，都是些什麼菜呢？「醃的辣椒，小魚炒辣椒，小魚辣椒炒花生米。」一個一個的小碗裝在自己面前，可是新人沒有錢，頓頓都是高麗菜，簡直吃不下去。

飯呢？是吃四八〇麼？

「飯不好吃，是三比一的配法，在來米三碗配蓬萊米一碗。」他解釋：「我看著伙伙洗米，他舀米就是三碗在來米一碗蓬萊米的配，可是在來米乾、鬆、硬，沒有油水的確難下嚥！後來吳道興也成了「老」，領了錢，他買了肥豬肉，炸了一鍋，不但有香死人的豬油下飯，每吃一碗都舀一瓢豬油拌一拌飯，快樂似神仙了！自己也有了私菜囉！

日子過得確苦，夏天大夥用冷水沖澡，但冬裡福壽山上動輒零度左右，



民國 54 年時 42 歲的吳道興。

老北方人不大洗澡，但南方人可受不了，吳道興一燒洗澡水便挨伙伙的罵，因為用柴火燒水多浪費！暇時雖累，總不能立時睡覺，下完地日子還真不好過！幸而民國 55 年退輔會給買了一台電視機，哎呀真是美事！看電視變成大家的大快樂！

不過福壽山當年的苦的確挺嚇人，有人坐卡車到了福壽山場部，下車一看，二話不說就又坐回了車上，不來了，看了就知道受不住，沒意思！

而吳道興留了下來，留到了現在。

浙江省籍的吳道興有著江浙人的溫文，說話輕聲慢語，他說聲音不知怎麼

變了，以前有精神得多！雖然不識字，可對事情的敘述記憶似乎有些天分，總能看得清楚記得真切說得詳細。

如果日子便這樣過下去……。

吳道興不論到哪處，母親的信都追著，從福建到湖南到上海，既使到台灣，母親的信也追到了民國 39 年，愛兒子的母親最後的信中殷殷地說著：「如果回不了家就要在外面成家，如果成不了家就去做和尚吧！」母親的意思是寺廟裡好照顧，可以清靜度日？母親兒子俱不識字，一封一封的信不知是怎樣輾轉，怎樣揉著心肝寄進寄出的呀！



塵埃尚未落定，日子還得過下去，暖天還會來嗎？讓我幽幽微微地嘆一口氣吧！

以前沒有錢，福壽山上挖地之後開始種蘋果種梨，銀行存摺裡數字多起來了。吳道興記住母親的話，開始相親，他要結婚。

台中、彰化、員林……吳道興看過 40 多個女孩，相親的結果女孩都嫌他

老，瘦小的吳道興已 44 歲，自己都知道不成了，有一天他去梨山，準備理個光頭，形式上做個和尚，算是對母親有個交代，卻遇見了一名做警察的友人，友人說他的妻妹是啞巴，或許比較好談？這個女孩才 19 歲，但，啞巴女孩點頭了，他們結了婚。

結婚第二年生了大女兒，第三年生了大兒子，說到這裡吳道興突然有些開心地說自己：「好厲害啊！」緊接著又生了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還真是厲害咧！）

兒子都高中畢業，婚姻也都不錯。

吳道興現與大兒子同住，大兒子續種家裡當年領的地，二兒子也種地，三兒子在工廠，女兒則一個在梨山開瓦斯行，一個在彰化公司上班。

好像要畫下完美的句點了。

吳道興突然起了一個話頭：「我 24 年前離了婚。」我著實吃了一驚！「那時候小兒子才 4 歲。」

剛才才有些喜孜孜說自己厲害的伯伯極快速地，幽幽微微地嘆了一口氣，說啞巴太太被姐姐帶出去做工，做著做著不肯回家了。吳道興帶著五個孩子，燒飯、照顧，那時最大的也才小學三年級。

然後，吳道興便一次又一次地慢緩又無力地嘆起一聲一聲的氣來。

吳家福壽山建了房子，埔里也買了一棟房子，兩棟房之外存摺裡數字也挺好看，吳道興想著妻家兄弟姐妹有十人，還買了一塊地準備以後給兄弟姐妹蓋樓，願意住的就搬進來，心意如此，妻卻堅持離婚。

求著聽不見又不會說話的啞巴妻看看孩子的面，結果一夜來了幾個大漢帶著鋤頭、繩索，說要將吳道興綁住埋了去，鬧騰一夜，驚懼傷痛的吳道興給了啞妻 50 萬，離婚了。

一切塵埃落定？

離婚妻去了何處？不知道，吳道興帶大了孩子，讓他們受教育、結婚、成家，然後，啞巴妻回來了。

回來的啞妻精神上似乎有些問題，不能吵不能發洩的心頭怒氣用行動表達，她破壞東西。不能讓她住在家裡，吳道興又出資為她在附近買了一間房子，就近，兒子可以照顧她，但啞妻用刀，用暴力破壞吳家的東西，甚至農用搬運機也給破壞了，除了吳家，左近鄰居也有人被她騷擾或破壞東西，啞妻真的有大問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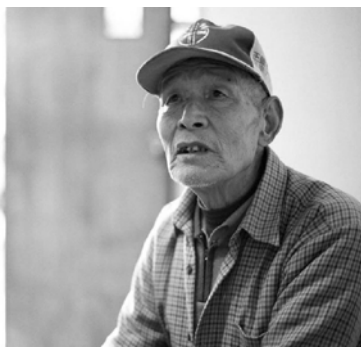
兒子常送錢給她吃飯度日，但她仍常回夫家亂來一氣，吳道興細弱的聲音說：「我一夜一夜哭哇！」

現在，吳道興自己種點菜自己吃，種些小白菜、高麗菜、菠菜。早上 5 點半起床，門口走走運動一下，「走路走不正，兩條腿會左歪右歪，一定要戳棒子。」戳棒子便是用拐杖啦！

看來只有 70 多歲的吳道興說話國語十分標準，他說了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面善，身裡看不到，不知道。」

我想了好一會，不知說什麼樣的話才能安慰他？想岔開話題，傻傻地問：「給她們娘家買的地後來蓋了房子了嗎？」吳道興說：「地早就給丈母娘給賣掉了——」

問了這樣不當的問題我羞愧極了，可吳道興並未在意，他只是睜著茫然的眼睛衰弱地，靜靜地坐在初冬冷冷的空氣裡。



邱文每：我的嗓門大，因為我身體好，日子過得也快活！

## 父子的對話

### 邱文每與子李國肇

他有一個大嗓門。

聲音宏亮，好像隨意一張口，江西

腔的話語便轟了出來，85歲的人了！

這些年已經不亂走了，以前可是坐不住的人。年紀大了，以前的同袍多已先走一步，他連大陸老家都不回了，只偶時不近不遠的幾個老鄉那裡還走上一走，所以我們雖是臨時採訪他，他仍安好地坐在家中，好似在等待著我們似的。

江西萬年籍的邱文每，民國10年生。

老家種田，就是一個字——窮，生活難，最後的路就是從軍去，軍隊養人是以前人的最後活路。

民國38年邱文每的軍隊在浙江省舟山群島之役敗下陣來，隨軍撤退到台灣，先後，邱文每在基隆、淡水及許多他記憶不清訴說不清的地方駐防過，邱文每說：「都是海防，調來調去，有些地方駐紮時間太短，根本記不得。」

邱文每是陸軍，步兵，但，他是蛙人。

不是海軍嗎？海軍陸戰隊？邱文每說：「不是，我們是陸軍，是步兵蛙人。」

那時一個師有一個蛙人隊，因為是海防，經常調職，金門、馬祖都駐防過。但這個蛙人在蛙人生涯裡倒沒發生什麼大事，他說：「聽過別人和對岸水鬼對打的事，我沒碰過。」只有一次接到命令要突擊大陸，可不知怎麼走漏了消息，立時取消了任務，沒有去，如此而已。瞧，他連牛皮都不趁機吹！

因為是蛙人，邱文每除了體格練得好，還受過跳傘訓練，是準備空降作戰

用的。邱文每個子高大，既使年老使他背幹微駝，仍能看出一付好體格，當年軍裝是個帥氣英挺之人。

邱文每民國 59 年到福壽山農場，也是經由退輔會輔導就業，那時年紀近 50 歲，對許多事都不再抱希望，以為一生窮困，在高山農場的開墾工作就當成養老了！

初到福壽山，叫他挖草整地他就挖草整地，掘出地裡大石，吃力。挖草根，吃力。可砍樹鋸樹有時一棵樹得對付一個禮拜！就是一個字——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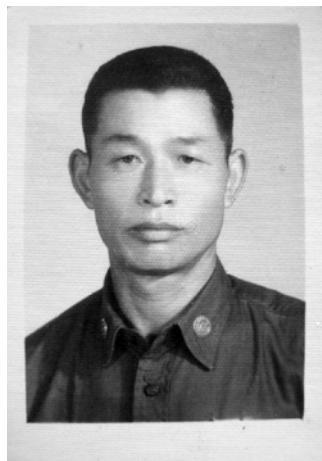
但畢竟民國 59 年已比之前到農場的喻海清、崔保三、樂世純要遲上許多，整體環境也進步許多。邱文每記得他那時的周莊早上 4 點半就吃早餐了，5 點出去工作，10 點半休息，11 點吃午飯，下午 1 點再做……記得真是清楚！

而所有的莊中房舍全是茅草房，反正將就著，日子也就過去了。

和邱文每聊著從前往事，他的兒子偶時解說或補充兩句，是個氣質很不錯的兒子呢！可後來他兒子說自己姓李，木子李。我一時怔住，沒有會過意。

原來民國 61 年邱文每娶了居孀的婦人為妻，妻子帶了三個孩子過來，結婚時言明，大兒子仍姓故世的前夫的李姓以承香火，二個妹妹隨邱文每姓邱。兩人結婚時男孩才 10 歲，現在已經 44 歲步入中年的李國肇承接了邱文每的蘋果園，兢兢業業地耕種起來。

其實初早種的蘋果現在已經不在了，目前李國肇種植蜜蘋果，以及少數幾棵金冠、五爪，這三種蘋果耐儲，甜中有香酸，以前的品種如九如、紅意、阿



軍人邱文每。

拉伯三號都屬口感偏酸，儲放不久便要腐壞的品種，所以價錢不好也就早早砍掉了，目前的好蘋果有好價錢。

說好蘋果有好價錢也未必，以前的蘋果與梨才真是好價錢，但自民國 68 年水果開放進口後，台灣的蘋果甚至台灣的水果都被外國水果打擊得不能翻



無所求的臉，無所思的臉，滿布著無欲無患的安詳。

身，等到 WTO 競爭就更嚴重了！

但邱文每竟有一招與眾榮民不同！他竟懂得做生意。水果生意不好，價格大跌，邱文每腦子一轉，做起小賣來！自民國 68

年始，他雙肩一根扁擔，挑兩籃水果步行往梨山去，大約走半小時可以到，在梨山賓館旁擔子一放，自有外地來的觀光客歡喜地購買梨山蘋果，自己果園收成了便賣自己果園水果，自己果園休歇著，便賣別家果園的水果，如梨，如李，如水蜜桃等等……。

他這樣子做小賣生意一做 20 年，直到民國 88 年九二一大地震，才停止。

說到做生意，原來邱文每早在駐防海防時便懂得和同袍一起在海邊撈虱目魚苗及鰻魚苗來賣給漁家養殖，這些生意頭腦後來用在賣自家的菜自家的水果時便頭頭是道，一付行家模樣了！因之的確大改他這「一生窮困」，景況殷實起來。

問李國肇與邱文每相處的情形，李國肇只一句話：「憑良心說，比生身爸爸對我們還好！」

相處了 34 年的繼父繼子，如果不是真的好，背後說說嘀咕幾句是一定，但李國肇說得貼心貼腹。

邱文每妻李國肇母民國 92 年已經過世，腦溢血。生前她與邱文每感情也好，李國肇說：「山上老夫少妻多，結婚前不怎麼認識的情況也多，很多夫妻因為觀念不同都分手了，可是爸爸和媽媽吵架是有，感情是真的好。」

邱文每對初早的福壽山印象已不是很深，也或許是他爽利的個性，不刻意去記從前的事情。不過李國肇記得清楚，他 5、6 歲時便隨生父母在福壽山農場場部居住，住在如今松廬的位置，那時那一帶有福利社、有駐紮的兵營，還有一個小水塘。是民國 54 年左右的事。一向在福壽山農場場部做工整地的都是榮民，但榮民婚後分了地，有了妻，場部人手不足時這妻的親戚就很適合到場部幫忙了，因此仍有少數作榮民的「百姓」在場部打零工。李國肇的生父母便是這樣的情形。

邱文每對小孩很好，妻子帶過來的一男二女都讀到高職畢業，花錢、費心，從小學供到高職，如果不愛孩子，怎麼願意？李國肇說，孩子也就罷了，他與兩個妹妹共有五個小孩，每年五個小孩過生日時這祖父會早早拿出 1000 元來給小孩買生日蛋糕，五個孫就是 5000 塊！



邱文每的好兒子李國肇。

難得的是「每年」，從不忘記！而，和李國肇同住的邱文每在兒媳忙工作時會接手帶小孩的工作，李國肇有兩個小孩，這祖父是將孫子擦屎把尿洗澡餵飯地帶大的！

不抽菸不喝酒，以前打打小牌，現在牌也不打了，這個被鄰居、商家喚為「老好人」的邱文每，現在不過就看看第四台電視節目，要不「檢查檢查」馬路髒不髒，髒了就掃，水溝有沒有被東西堵住，堵了就通，若是村裡莊裡大掃除或須整理環境，他總是帶頭的那個人，既使現在有李國肇夫婦都在果園忙，他有時仍是要參一腳，去上個肥理個地什麼的。85 歲啦！

室外飄著雨，說是攝氏 5 度的早上，老先生裸足穿著拖鞋，衣也不多，因為覺得不冷，直說梨山氣溫和九江廬山差不多，根本是避暑的天候，好天候！

當然也有不像樣的時候，譬如中橫谷關路斷了，一修再修現在竟然不修了，就讓這條歷史的路不再通行，邱文每想起來懊惱。譬如那樣大那樣華麗的梨山賓館休館了，攬著攔繩，隨著次次的風災水災摧折，邱文每「唔！」了一聲，說不下去。說風災水災，他比著腿肚說：「屋裡水淹到這，水淹到這，後面不銹鋼的門都打壞了，土石流打的，雨下得大哇——」他說的是民國 93 年的七二水災。李國肇也說：「怕颱風，怕豪大雨！」山坍、土石流、路斷，蔬菜水果因為路斷了運不出去，都壞掉了，風來時最高紀錄 15 個巨型灌溉水塔都掉落地上破裂了！山下的豪大雨和山上的豪大雨在程度上差了很大！據榮民們形容，山上的豪大雨像著了魔！那樣的大雨不造成土地傷害也難，尤其九二一之後，凡遇魔的大雨便山林變色，土石奔流，可怕極了！山上不論土石都被震鬆了呢！

但日子還是得過下去。

經濟、物質上是穩定的，李國肇因此也十分感謝爸爸，能夠回報爸爸的，也就是讓他快樂，不將任何限制放置在他身上，譬如爸爸要吃自己的味道，便

任他自己動手煮飯燒菜，堅持要下地時也就隨他去。老爸爸自己管自己的錢，管得也高高興興。一部分的地租給別人種菜，也隨爸爸的心意去做。

李國肇提及自己小時候在福壽山和小朋友玩的一些遊戲，包括大家去撿拾自然落下的梨或蘋果，反正都是不能吃的，大夥各自去撿拾，然後自己一團堆成一堆，比賽誰堆得多，分不出勝負便數數。還有便是將落地的蘋果當棒球打，山上的小朋友都這樣玩呢！又因為自己喜歡畫圖，便常去山上尋風化的片頁岩，崩掉地上的岩片極多，在其中撿拾有紋路形成各種形狀的，譬如他曾經撿過像台灣島形的紋路岩片……

說這些，我懂，這是一個少年真正的快樂，少年失怙之後，若是沒有一個好繼父，那麼，那麼，少年未來的世界缺損的絕對不是一角而已！邱文每為李國肇一家補上的，也絕不只是一角而已！

我望著邱文每，那樣無所求的臉，那樣無所思的臉，滿布著無欲無患的老年安祥，卻也仍然讓人看到他心裡溢出來的暖洋洋。

## 將軍與改革者

### 朱中立



朱中立先生，曾擔任福壽山農場場長。

他在和我談「國土復育法草案」，對於這樣硬的談話內容我有一些擔心，

怕談僵了，後面的採訪內容都會硬著來硬著去。

但是我硬著頭皮先記錄他的敘述：

「未來的山地、河川、海岸、離島等等過度開發的地區會放棄開發。」放棄開發，那麼建築與破壞都將改觀。

「高海拔地區禁止各項開發活動。」哇！包括禁止新闢道路，現有道路不能拓寬，山地即有非計畫道路一旦毀損也不再修復。

「中海拔地區禁止農耕，但可保留原有合法開發的部分。」

「低海拔地區各項開發得經主管機關許可。」

「估計國家將花費 150 億元新台幣來做『國土復育』的工作。」

聽到這裡，我算是理解了這「硬談話」的嚴重性！

那麼，福壽山農場算是哪一種海拔？

「福壽山農場大約 2200 公尺海拔。」

高海拔是海拔 3600 公尺以上，譬如玉山。

中海拔是海拔 2000 公尺以上，福壽山就是囉！

低海拔是海拔 1000 公尺以上，包含的地方可多了！

福壽山農場所屬的梨山地區都在海拔 1500 公尺以上。國土復育當然由公家做起，目前私人農地還在「等待」狀態，「現有已開發的將轉型成生態研究或根本廢耕。」他說。

這是很鉅重的計畫，但他是福壽山農場的場長，所說的話當然是有所本！

「福壽山農場方面已經開始做了，妳在採訪的過程中會遇到路邊大片土地荒廢著，那些原來都是種植高麗菜的，最後一批高麗菜收成以後，就沒有再種菜了，以後會種樹，變成人造林。」被許多人詬病的高冷蔬菜啊……

福壽山農場的場長朱中立為我所上的第一堂課十分嚴肅，加上將軍出身的他和氣中有一股威嚴，因此我一直以為他是個有點嚇人的硬漢角色！

硬漢管理農場，工作人員日子怕不是很好過吧？

對朱場長的「感覺」改觀倒是挺快的！

一日我與攝影周震沿農場產業道路一路採訪，抵達海拔2584公尺的天池，我們進入一旁的「達觀亭」參觀。

達觀亭原來是總統行館，是先總統蔣公很喜歡的一處行館，他一年總會好多次到福壽山的福壽山莊度假，達觀亭便是他度假時的臨時辦公室及會議室，現在則已經開放成為可以觀光的遊覽地了。



福壽山農場的歷史照片。

這個亭其實是一棟兩層樓的木造房屋，保持了早先的桌、椅、沙發的同型布置，隱然有著一些古舊的感覺，在其中的一些屋室的牆壁上懸掛了有關福壽山農場的歷史照片，以及歷任農場場長的玉照，一位一位的場長，軍裝者英姿挺武，西裝者光鮮煥發，那最後一張玉照便是現任場長朱中立，呀，我與周震笑了起來！他真是與眾不同啊！穿了白衫子的場長雖是半身照，卻明顯地看到他穿了吊帶褲，並且斜身側姿地照了開朗的微笑照，十分引人注目！

我明白了，這是一個不隨俗也不墨守成規的人哪！這樣的農場場長想來是一位精采人物！

朱中立場長是浙江紹興人，但家族在江西居住多年。少年時隨政府播遷來台，因為朱老先生並非軍職，所以原本朱中立也無有做職業軍人的打算，在民國 50 年左右大約便是這樣，有軍職的父親才有軍職的兒子。

朱中立的父親朱劍峰先生原先是在蔣公身上旁貼身工作的人，因此朱家一直居住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家境很是寬裕，在那個時代算是較少的人家。而朱家三代單傳，到朱中立才生了兩個兒子，雖說如此，朱老先生倒未慣壞兒子，家中環境允許朱中立在中學時就有兩位家教教他，可一旦成年朱老先生便不再在經濟上給他任何資助，讓他學習男子漢真正的獨立。

民國 30 年出生的朱中立，民國 52 年時考取陸軍官校，民國 56 年畢業。是陸官 36 期。

朱中立說：「我有很風光的時候，也有很黯淡的時候。」

風光由陸官畢業開始，應屆畢業生留校當隊值官（等於排長）共留 10 人，其中 9 人名列畢業成績前 50 名，只有朱中立一人是第 250 名，他不解為什麼，也不敢去問。留校一年半，下部隊，升副連長。

當時正值越戰，在馬祖任副連長的朱中立參與軍中仿越戰的作戰狀況，他負責排雷（排除地雷）。但這人太能幹了，又被長官找去當作戰說明官。於是



福壽山農場的高麗菜田。

當他做說明官時便將排雷職責交給連長，之後再將地雷交還他保養，保養後才能埋回土中。

但演習第一日便出了狀況。

晚間衛兵應荷槍及腰掛手榴彈站衛兵，但當日衛兵錯拿了保養好裝在袋中的地雷，以為是手榴

彈，還荒唐地將袋子掉在地上，幾乎嚇壞當場的人。

演習第二日，應保養的地雷尚有兩個還在土中掩埋著尚未挖出，副連長朱中立便去挖雷排雷去了，結果走在埋雷的窄徑，遇到迎面而來的連長，連長一臉漂白，副連長問怎麼了？連長答：「我腳下踩了一個。」腳下踩踏住一個地雷呢！隔著泥土露出的地雷尖端探針正好讓連長給踩個正著！我們的副連長立時趴俯地上以手壓住雷突處讓連長脫身，再由連長去找有經驗的老士官來接手解決。

應該沒事了吧！

演習第三日，說明官休息一天，副連長便專心排雷去，三組人一起併排走，離朱中立較遠的一組人蹲地挖雷時不小心轉動了地雷保險，地雷爆炸，瞬間一死一重傷，有人驚嚇到癱軟，有人震跌地上，朱中立立刻下令處理現場，死者以木板釘棺送火葬場，傷者趕著時間送台灣救治，結果送傷者的同袍身上只有馬祖才能用的新台幣而沒有一般的新台幣，又打電話來求救，朱中立又只好再電話就近找人借錢去送給在碼頭的同袍……。

一團亂麼？還沒有完，火葬場的管事士兵怕不吉利不肯收埋骨灰，朱中立只好自己去以雙手整理、收拾骨灰，結果十指指甲黑了許久洗不乾淨。而最糟糕的是後送台灣的傷兵死在船上，這又是一番天翻地覆。

27、8歲的朱中立經過這樣生命的周折，後來真的是什麼都不怕了！也貼近地看見生命的面目。

其實後來一直不斷有事件發生，在軍中，兵士眾多，每個人出身、背景不同，帶兵就得帶心。像民國71年朱中立在新竹關東橋任旅長，一晚一個士校畢業的小士官情緒失控，拿了M14步槍藏身司令台後想自殺，但槍長摳不到扳機，朱中立擔心他心急之下會對人亂開槍，便叫大家圍一圈，各持手電筒照射士官，讓士官根本眼不能見，朱中立藉機靠近，安撫他，告訴他：「我是旅長。」士官拿槍比著，朱中立一個大步跳躍過去，一手摀住士官脖頸，一手壓住扳機，把槍奪了下來。把一直哭泣的年輕士官帶回旅長小房，為他沖泡牛奶，

吃點心，士官安靜下來後說：「知道是旅長，扣不下扳機，因為旅長平日對下屬好，沒法子做這事。」

帶兵帶得好，朱中立也擅長其他，他很安慰地說他曾做過一件事：國軍來台灣已 40 多年時，軍中編制都不曾改過，後來因緣際會，他奉命去做編制的後勤精減，他一手去做，等 53 歲退役時軍中編制已精減得差不多了，當時做一個案子就用掉 500 張紙，繁複疲累，但軍中沿用至今，也算朱中立的大功一件。

軍中 27 年，立下功勞不少，屬下尊敬愛戴，上司也照顧賞識，但朱中立無奈的說：「陸官 36 期是歷屆將官最多的一期，他卻是最後才升上少將的，而且升得不容易。不過這都是過往事了，他的快樂有許多是在退輔會各地的農場中獲得。

退輔會中工作人員幾乎全是軍職退役，只有極少單位如農場是半軍退半技術人員。民國 83 年朱中立將軍榮退，後來在嘉義農場任副場長一年，然後到台東農場任場長，台東農場所在地池上產米當時名聲不大，但因米質甜好，朱中立決心在台東好好研究池上米，甚至外調清境農場也不去，台東農場場長 3 年任期滿又續任 3 年，他將池上米往更高層次推，到如今池上米質更美名氣更大，朱場長功不可沒！當時「朱中立」三字名揚農場界，大家都知道朱中立將池上米由日常 3 斤米包裝袋變為半斤袋，經由遊客旅行觀光時隨身不嫌重的帶走，一時之間台灣各地的人都知道遙遠的台東出產池上米了！台東農場的蠶絲被也是朱場長帶起的，甚至名聲造得太大，有一陣子全台沿縱貫路都有騙子開著小貨車向路人推銷：「台東農場蠶絲被，用員工價買出來，急需要錢，每床只賣你 500 元。」然後將只值 100 元的廉價尼龍被欺騙地賣出。

農場經營得好，退輔會在人手一時調不出來時讓朱中立到台東農場場長兼任知本農場場長，又兼花蓮農場場長，有些農場得精簡工作人員，將 30 多人減至 7 人，又須不得罪人又須留下真正有用的人，可真是大學問大本領！朱中立都做到了！

朱中立說：「農場經營與帶兵完全不同，只好自己努力地學！」如何學？學前輩，也繳學費，譬如他曾自費去生產力中心學習，一次繳 18000 元學費呢！「不拼不行，因為農場經營必須自負盈虧。」也因此朱中立一面將軍中管理概念用到目前工作中，一面努力想點子開源節流，他曾經因花蓮農場太窮，設法把場長宿舍出租，自己則睡辦公室沙發，他說：「還真的賺了一點錢！」在知本農場則大種釋迦，在果樹與果樹間種茶、種菊，一方面固土，一方面賣錢，農人得交租金給農場呢！在台東農場還設了小型博物館，展出台灣舊物、古董，如從前的腳踏車、牛車、耕具……，台東農場地跨七個鄉鎮，真的吸引了許多人到農場遊玩！

朱場長說：「我在福壽山農場的時間太短，能做的之一是把前人留下的發揚光大，以前的一位宋慶雲場長把各種品種不同的蘋果接枝成一棵樹，結出許多不同品種各具模樣各具滋味的蘋果……」這棵蘋果就種在福壽山農場場部辦公室前，叫「蘋果王」，目前已經結了 40 多種不同品種蘋果，朱中立說：「我使蘋果王成為媒體、遊客注目的焦點，



福壽山農場的高山大蒜。

成為福壽山之光，福壽山就是能有本領解決果樹的各種難題，這是福壽山農場的整體「精神」。而除了蘋果王，又發展了「梨王」、「桃王」、「柿王」及「楓王」。

善於經營的朱場長還大規模地辦理農場果樹認養活動，一棵樹一個主人，主人付了認養費，果樹結果時主人可以親自來摘果，農場以折扣價賣給認養

人，認養人呼朋引伴親手體會在樹上摘下「在懺」的果子，對城市人來說，這是莫大的樂趣！果樹認養生意極好，這活動每到結果期又帶動了農場旅舍、小木屋出租的熱潮，各季的水果和各季的認養人，朱中立說：「認養人摘果、學做果醬、學做派……一片歡樂，而最讓人高興的是認養人與認養人彼此之間做了朋友，把現代人的冷漠都打破了！」

因此，安靜的福壽山常常流動著歡笑的声音之波。



場長室前方的蘋果王。(林煜恆攝影)

朱中立場長在民國95年7月將退休了，他當然是依依不捨的，他說：「冬接枝，葉落盡，春來萌芽變新生，結出不同的果子。」人生如同果樹，就是這樣，人走，人來，就是這樣。

他平日晨晚愛打籃球，一來練練身體，二來和長住山上的同事搏搏感情，

也讓山居寂寞的同事少下山去喝酒。散步農場時研究蘋果不同品種的不同紋路、量點與甜度的關係，也研究楓樹為什麼紅度色澤不同，許多答案都隱身他數十年習慣性的剪報中，而了解了那樣多，常有曾來過的遊客再來時指名「請場長導覽，如場長沒空，下次再來。」這樣的努力讓 20 年不曾發員工獎金的農場竟有錢發出了獎金！而朱場長說：「我帶給福壽山農場最重要的東西應該是新觀念，我不在乎自己的施行結果自己看不到，1、20 年後有人看到、有人喜歡就好，我在福壽山的時間太短，但真正做了事就好。」

這位場長發揚光大的還有福壽山的茶，及福壽山的大波斯菊，茶產量少，但品質被茶界公認為極高級，大波斯菊則永遠有人來電話詢問開花期，也永遠有人抱了攝影器材在現場守候，那一大片大波斯菊啊！簡直是勾人魂魄燦燦然的美……，朱場長說：「以後人造林的樹與樹間的地也會種花，可以固土同時也可以吸引遊客！」

朱中立場長一生軍旅，53 歲退役後投入退輔會農場，擔負 11 年場長工作，他的家庭生活是怎樣的呢？長年在軍中，交女友都難，還要結婚成家！朱場長先是笑，後來說：「我妻子是國小老師，現在也退休了，多少年來我駐紮哪裡她探訪到哪裡，我在哪個農場她也探訪到哪個農場，挺好。」

好乾脆！

後來在福壽山農場巧遇前來「探訪」個性爽朗的場長夫人楊春齡，恍然大悟朱場長當時的笑，原來場長與夫人某年的 1 月 23 日認識，1 月 30 日見第二次面，然後 31 日、1 日、2 日、3 日連續五天假日連續見五天，收假，回營，再放假是 2 月 10 日，朱場長去女家提親，3 月 16 日他倆便結婚了。哇呀！連這個也要革命哪！真是改革者啊！